

晉乘蒐略

卷



93081

晉乘蒐略卷之十九

宋陳旻

國朝

天禧

唐天祐四年三月禪位於梁朱全忠稱皇帝改元開平河東仍稱天祐時惟西川稱天復餘皆稟梁正朔蜀王建遺晉王書請各帝一方俟朱温既平乃訪唐宗室立之退居藩服晉王復書云誓此生靡敢失節按此克用不忘君之本心至易世而不變也僖昭之世强藩割據以自雄視其主如贅痛無一人起而濟國家之急而克用舉一軍獨往靖難定策之殊勲特出於鴉軍雖時復暴橫君子於此有恕辭焉原其心晉乘蒐略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一

也沙陀自范希朝鎮太原入居神武屢有戰功國昌以破龐勛功鎮振武賜姓名因恃功驕恣徙鎮大同稱疾拒命克用從父命遂以軍亂據雲州自稱畱後侵掠代北爲邊患已而國昌出擊黨項赫連鐸襲破振武克用自雲州往迎國昌雲州人亦閉關拒之國昌父子無所歸因掠蔚朔間得兵三千破遮鹵岢嵐諸軍北據蔚州南侵忻代嵐石至於太谷此沙陀拒命綱目所以外之也嗣以蔚州兵敗克用隨父亡入韃靼嘗因酒酣語豪帥曰黃巢北來爲中原患天子

若赦吾罪當與諸公南向共立大功誰能老死沙磧
未嘗不繫心於國也及陳景思募沙陀兵以非克用
不可將奉詔書召於韃靼克用率蕃漢萬餘人出石
嶺關過太原復以鄭從讜發軍需錢米不給於用而
還再奉墨勅將兵四萬至河中敗巢將黃鄴於石隄
谷又敗趙璋尙讓於良田坡橫尸二十里時諸鎮兵
皆會長安大戰渭橋賊敗走入城克用乘勝追之自
光泰門先入戰望春宮昇陽殿巢敗南走出藍田關
京師平克用功第一此克用率蕃漢勤王收復長安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二

之大勲也黃巢南走克用追巢敗尙讓黃鄴於西華
太康又敗巢於封邱巢僅以身免軍還過汴州朱全
忠饗克用於上源驛夜醉酒臥牀伏兵發火起侍者
郭景銖滅燭匿克用牀下以水醒面而告以難會天
大雨滅火克用得從者薛鐵山賀回鶻等隨電光絕
尉氏門出還軍中至太原訟其事於京師克用不敢
專兵稟命請討綱目深予之而僖宗但詔諭解兩無
予奪自是州鎮擅兵無復稟畏會河中王重榮徙鎮
兗州用王處存代詔克用以兵護處存之鎮重榮逆

命不行使人給克用曰天子詔重榮俟克用至與處存共誅之僞爲詔書且言皆朱全忠之謀當是時克用方蓄怨朱全忠憤不得洩聞重榮言遽信之請討不允益信其謀帝遣朱玫討重榮克用反以兵助重榮敗玫犯京師天子出居興元克用退屯河中朱玫挾襄王煚稱帝於鳳翔僖宗念獨克用可以破玫而不能使也召克用不至適以安金俊之敗朱全忠與李匡威赫連鐸請乘敗治興元之罪張濬持議益力遽以濬爲太原行營都統而伐之濬軍三戰三敗遁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歸克用表訴濬與朱溫連結攻臣勢難束手身無官爵不敢歸藩乃復還克用官爵使歸晉陽乾寧元年克用攻下絳州至河中京師揚言沙陀軍十萬至謀奉天子幸邠州茂貞亦謀劫鳳翔昭宗出石門遣使告急克用進軍渭南破邠州王行瑜走死復定宗社昭宗還長安克用還軍再請擊茂貞收鳳翔朝議滅茂貞則沙陀太盛昭宗亦以爲疑遂止兵拜克用中正平難功臣封晉王克用奉詔猶豫以蓋寓言收軍還自是茂貞驕橫益甚此克用再舉勤王剪除凶逆

而不復蕩清岐華綱目所深惜也天復四年梁遷唐都洛陽改元天祐克用以天祐非唐號仍稱天復五年至梁滅唐復稱天祐四年始終不渝其志如此克用始因亂拒命繼立大功而爲全忠所圖唐不能正其罪至三鎮請討而遽從之討逆未終而旋疑之使太原之勢不復振全忠得坐噬諸鎮而滅唐僖昭實使之然也然至後唐卒以滅梁豈謂非天道哉

五代史職方考後唐起并代并州太原府建北都其軍仍曰河東晉州平陽府故屬護國軍節度梁開平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四

四年置定昌軍貞明三年改曰建寧唐改曰建雄澤潞二州本屬昭義軍節度昭義兼邢洺磁合澤潞爲五州孟方立徙其軍額於邢州而澤潞入於晉方立但有邢洺磁三州故唐末有兩昭義軍或入於梁或入於晉梁末帝時屬梁歲餘唐滅梁改曰安義晉復曰昭義朔州故振武軍雲州故大同軍應州故屬大同軍節度唐明宗卽位以其爲應州人乃置彰國軍新州唐同光元年置威塞軍解州漢乾祐元年置割河中之聞喜安邑解三縣爲屬而治解稷山故屬河

中府唐割隸絳州慈州忤城呂香周廢石氏獻契丹十六州在山西境內者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寰等州屬外地內有忻代嵐石憲并汾蒲晉絳解慈隰澤潞沁遼等州唐自中世多故常倚鎮兵扶持方鎮操兵戎之權州邑皆統於軍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今置軍者皆虛名升建爲州府之重也

梁稱帝之明年晉王克用卒於晉陽年五十三子存勗嗣初晉王病篤周德威等退屯亂柳晉王命其弟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吳珙掌書記盧質立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五

其子晉州刺史存勗爲嗣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爾曹善教導之謂存勗曰嗣昭厄於重圍吾不及見矣俟葬畢汝與德威輩速竭力救之又謂克寧等曰以亞子累汝亞子存勗小名也言終而卒克寧久總兵柄有次立之勢軍中多竊議者存勗懼以位讓之克寧曰汝冢嗣也且有先王之命誰敢違之將吏欲謁見存勗存勗方哀哭久未出張承業入曰大孝在不墜基業多哭何爲因扶存勗出襲位爲河東節度使晉王克寧首帥諸將拜賀王悉以軍府事委

之五代史李嗣昭傳嗣昭本姓韓氏汾州大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出獵至其家見其林中鬱鬱有氣甚異之召問其父言家適生兒太祖因遺金帛取之養以爲子更名嗣昭嗣昭爲人短小而膽勇過人初嗜酒太祖嘗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太祖愛其謹厚常從用兵爲內衙指揮使王珙與其兄珂爭立於河中遣嗣昭助珂敗珙於猗氏梁軍救珙又敗之于胡壁堡李罕之以潞州降梁嗣昭敗梁兵取澤州梁破河中執王珂取晉絳慈隰晉汾州刺史李瑋叛降梁嗣昭斬晉乘蒐略

瑋取汾州出陰地關以次取慈隰梁軍圍鳳翔嗣昭乘間攻梁晉絳進攻蒲縣梁氏叔琮等擁衆迎擊大敗之慈隰汾州復入於梁遂進圍太原嗣昭晝夜出奇兵擊之梁軍解去嗣昭復取汾慈隰是時鎮定皆已附梁唐失外援孤城被圍者再嗣昭力戰之功爲多胡柳之戰德威戰死嗣昭復敗梁軍莊宗爲契丹所圍嗣昭以三百騎決圍拔出旋以兵攻鎮州破殺且盡三人匿破垣中嗣昭馳射之反爲賊中腦拔矢於腦射殺一人還營卒歐陽公謂沙陀起代北所與

皆一時雄傑競武之士此其倫也

晉稱天佑四年梁開平二年也李存灝等謀奉克寧
爲節度使舉并遼沁汾石忻代嵐憲九州之地附於
梁太原人史敬鎔少事克用居帳下見親禮克寧密
以謀告之敬鎔入告太夫人召張承業等陰爲之備
因置酒會諸將於府舍伏甲執克寧存灝于座晉王
流涕數之曰兒曷以軍府讓叔父叔父不取今事已
定奈何復爲此謀克寧曰此皆讒人交搆夫復何言
是日殺克寧及存灝初克用多假子年皆長握兵權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七
及存勗立怏怏不伏以克寧權位重多向之存灝陰
說克寧曰兄終弟及自古有之以叔拜侄於理安乎
克寧曰吾家世以慈孝聞天下先王之業苟有所歸
吾復何求汝勿妄言我且斬汝克寧妻孟氏素剛悍
諸假子各遣其妻入說之使迫克寧克寧性怯朝夕
惑於衆言心動遂與存灝等謀奉克寧爲節度使舉
河東附梁執晉王及太夫人曹氏送大梁帳下謀泄
太夫人召張承業指晉王謂之曰先王以此兒臂授
公等如聞外間謀欲負之但置吾母子有地勿送大

梁自他不以累公承業惶恐曰老奴以死奉先王之命此何言也晉王以克寧之謀告且曰至親不可自相魚肉吾苟避位則亂不作矣承業乃召存璋會諸將誘克寧入府執而寘於法按克寧於晉王初薨人心未定之時恪守遺命翼戴嗣君初心非不忠順也惟當主少國疑之時地尊而屬親窺伺以圖富貴者實繁有徒克寧無智以御之外搖於讒口內溺於悍妻以至變節而亡其身哀哉

天祐四年梁將李師安等攻潞州久不下亡將校四十餘人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八

還恐晉人躡之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師且召匡國節度使劉知俊爲招討使削思安官爵斬監押楊敏貞晉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梁主數遣使諭降之嗣昭焚詔書斬使者梁主欲召兵還諸將以爲李克用死晉兵且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畱旬月以俟之嗣梁夾寨奏晉兵已去梁主以爲援兵不能復來還大梁夾寨亦不復設備此唐兵之所以乘虛而入也

天祐五年晉王率周德威援夾寨初德威握重兵在
外國人疑之晉王召德威還四月德威至晉陽留兵
城外獨自徒步匍匐入梁退謁嗣王甚恭衆心由是
釋然至是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
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爾聞吾新立
以爲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堦道
趨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
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大閱士卒帥周德威等發
晉陽至黃礪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晝暝兵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九

行霧中直抵夾寨梁軍不意晉兵之至軍無斥倍將
士尙未起軍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
二道填塹繞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
道昭馬倒爲晉人所殺失亡將校士卒以萬計委棄
資糧器械山積周德威馳至城下呼門語李嗣昭曰
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夾寨賊已去矣嗣昭不信
曰此爲賊所得使來誑我耳欲射之左右止之嗣昭
曰王果來可見乎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
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克用臨

終謂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
威不忘修舊怨耶汝爲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
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晉王存勗以告德威
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甚力旣與嗣昭相見遂歡好
如初梁主聞夾寨不守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
爲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爾初晉王李克用初破孟
方立於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岡伶人奏歌時子
存勗在側方五歲王慨然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
二十年其能代我戰於此乎及存勗卽位梁人因弑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十

吾晉兵已引去夾城兵頗懈乘其怠擊之軍行至三
垂岡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伏兵岡下大獲全勝凱
旋告廟夾城旣下得符道昭妻侯氏歸寵專後宮宮
中謂之夾寨夫人常以從軍通志潞安城西古塔卽
夾寨址也按上黨孤城無援困圍日久晉陽亦有岌
岌之勢初克用謂存勗曰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俟
葬畢往救而存勗不俟葬期節哀御戎忘宿怨以赴
國家之急一舉成功圍解而軍威大振國本以固此
不可以尋常齊衰之大禮律也胡致堂曰昔衛宣未

葬而衛朔卽戎鄭襄卒未踰年而悼公伐許而春秋以爵書謂其以吉服從金革也宋桓未葬茲父出會而以子書謂其墨衰與會盟也魯昭公喪其母齊歸不改月而大蒐春秋直書其事蓋以有三年之感而不廢一日之蒐君不懷親臣不忠君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爲惟有門庭之寇存亡係焉然後從權制而無避此費誓所以得列於典謨命誥之後也若李存勗夾寨之戰君子深有所取者與是類耳梁攻潞州圍之置夾寨以防奪掠遏救援距晉陽不百里而晉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五

又新喪不能以時應援可謂危急之勢矣使存勗於是執哀戚之常情忽國家之大計上黨淪陷則晉陽不存夫豈所以爲孝是以審緩急輕重出奇制勝以走梁師然後河東霸基危而復安幹父用裕其責無虧君子美之謂合伯禽之事深得禮意垂訓大矣是年晉周德威攻梁澤州不克梁統軍牛存節將兵至天井關謂其衆曰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當救之衆皆不欲曰晉人勝氣方銳且衆寡不敵存節曰見危不救非義也畏敵疆而避之非勇也遂舉策而先

士卒隨之至澤州城中人已焚外城將降晉聞存節
至乃定存節入城助守晉人穴地道以攻之存節勇
士數十亦穴地道以應之入城戰於隧中敵不得入
晝夜拒戰凡旬有三日劉知俊引兵救之晉人始解
去德威退保高平

天祐五年葬晉王李克用於雁門綱目於其卒書晉
王以明其志山西通志代州西八里有唐李克用墓
莊宗建柏林寺於墓旁以奉香火今尚有遺蹟名勝
志李克用墓在代州城西十里馬站都土人呼曰李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十一

王陵同光三年建寺於墓側其旁爲香火地院內傳
遺像一軸共七人王著緋袍踞胡牀坐其右冠王冠
而衣黃者亞子也其左冠虎頭而衣青者存孝也其
二東向侍其二西向侍莫知爲誰王挾矢睨視之蓋
王目眇畫筆爲王諱之如此畫甚工明武宗過代時
幸寺持真像去今摹像畱寺中皇輿全覽考証代州
柏林寺東晉王李克用墓斷碑二一爲贈太保隴西
李公神道之碑文曰公諱國昌字德興蓋克用父朱
邪赤心也一爲唐代州刺史李公之碑文曰公卽太

保之次子也其名克讓土人相傳王墓舊有十三碑
今存其二又散埋土中歐陽修去五代近沙陀世次
已不得詳矣明一統志晉王墓在忻州西十里土人
呼爲李王陵並載盜掘王墓中有酒賊飲之唇皆黑
捕人夜夢晉王語賊狀明且驗得實賊伏法唐秀容
屬代郡或忻代壤接土人互傳其事史奕詩天下三
分二屬梁區區獨木欲支唐錦囊三矢傳遺恨不救
朱三著赭黃元李俊民題李晉王墓詩雄名凜凜振
沙陀爲國功深奈老何多少三垂岡上恨伶人那進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七

百年歌

天佑五年六月晉王歸晉陽以河東地狹兵少乃訓
練士卒令騎兵不見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毋相踰
越及絕畱以避險分道並進期會無差晷刻違者寘
於法故士卒精整太原爲天下精兵所聚自爽寨後
兵威大震乃修內政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
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論者謂後唐基業
開於此初唐昭宗許晉王克用承制封拜時方鎮多
行墨制除吏王恥與之同每除吏必表聞至是存勗

始承制除吏兄事張承業升堂拜母賜遺甚厚潞州圍守歷年士民死者大半嗣昭勸課農桑寬租緩刑數年之間軍城完復居然卹患宜民之善治氣象一新矣

梁乾化元年趙王鎔會晉王於承天軍趙王鎔以楊師厚在邢州甚懼思附晉以自固承天軍由潞入邢之要道也晉王以鎔爲父友事之甚恭謂曰朱溫之惡極矣天將誅之雖有師厚輩不能救也脫有侵軼僕自帥衆當之叔父勿以爲憂鎔奉卮爲壽謂晉王爲四十六舅晉王許以女妻其幼子昭誨由是晉趙之交遂固輿地考承天軍在平定州東北今爲承天鎮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晉稱唐天祐八年梁乾化二年也梁河中節度使朱友謙降晉友珪旣篡立諸宿將多憤怒雖曲加恩禮終不悅服朱友謙泣曰前日變起官掖聲聞甚惡吾備位藩鎮心竊恥之友珪加友謙侍中且徵之友謙謂使者先帝晏駕不以理吾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爲友珪遣韓勅討之友謙以河中附於晉求救晉王

自將而西遇梁將康懷貞大破之梁兵解圍還友謙
至猗氏詣晉王帳拜之爲舅晉王夜置酒張樂友謙
大醉晉王畱宿帳中友謙安寢斲息自如明日復置
酒而罷按是時晉仍唐歷守臣子大節得天理之正
歸晉猶自歸唐也故無嫌疑而酣寢如故度德量力
而歸依於天祐之晉猶爲不失其正及賊討而復歸
於梁以完其節善處患難綱目所以兩予之也一統
志猗氏古郇國地周文王子所封後爲晉令狐地漢
置猗氏縣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十四

天祐九年晉史建瑋與符存審以三千騎敗梁軍建
瑋雁門人也晉王爲雁門節度使其父敬思爲九府
都督從晉王入關破黃巢擊秦宗權于陳州常將騎
兵爲先鋒晉王東追黃巢于宛胸還過梁軍其城北
梁王置酒上源驛獨敬思與薛鐵山賀回鶻等十餘
人侍晉王醉畱宿梁驛梁兵夜圍而攻之敬思登驛
樓射殺梁兵十餘人會天大雨晉王得與從者俱去
絕尉氏門以出而敬思爲梁追兵所得見殺建瑋少
事軍中爲裨校自晉降丁會與梁相距於潞州建瑋

已爲晉兵先鋒梁兵數爲建瑋所殺相戒常避史先鋒梁遣王景仁攻趙晉軍救趙建瑋以先鋒兵出井陘戰于柏鄉梁軍爲方陣分其兵爲二汴宋之軍居左魏滑之軍居右周德威擊其左建瑋擊其右梁軍皆走遂大敗之至是梁軍圍趙脩縣晉以救趙精兵皆北攻燕獨符存審與建瑋以三千騎屯趙州存審扼下博橋建瑋分其麾下五百騎爲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晉乘蒐略

畱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瑋率百騎爲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斬擊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夜拔營去脩縣人追擊之梁軍弃其輜重鎧甲不可勝計梁太祖方病由是增劇而晉軍以故得并力以收燕者二人之力也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建瑋攻其城門中流矢卒年四十三按史建瑋與符存審皆晉宿將同以三千騎敗走梁軍晉

軍得并力以收燕可謂壯哉然存審爲將四十年履鋒冒刃出死入生沮於郭崇韜而不得朝請建瑋摧鋒破敵而卒死於軍力有所不能及命無如何也

史匡翰雁門人建瑋子尙晉高祖女魯國長公主匡翰爲將沈毅有謀而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不名歷官至義成節度使所至兵民稱慕之史氏世爲將而匡翰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終日無倦義成從事關徹醉酒謾罵匡翰引滿自罰而慰勉之人皆服其量年四十卒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七

乾化三年晉師徇山後八軍及武州皆下之劉守光以騎將高行珪爲武州刺史晉李嗣源分兵徇山後八軍皆下之進攻武州行珪以城降行欽引兵攻行珪行珪使其弟行周質晉軍以求救嗣源救之行欽力屈亦降嗣源愛其驍勇養以爲子攻儒州拔之以行珪爲代州刺史行周畱事嗣源常與嗣源假子從珂分將牙兵以從從珂本王氏子母魏氏爲嗣源妾故嗣源以從珂爲子及長以勇健善戰知名嗣源愛

之

梁貞明中契丹阿保機帥諸部兵三十萬號百萬自
麟勝攻晉蔚州陷之虜振武節度使李嗣本遣使求
貨於大同防禦使李存璋存璋斬其使契丹進攻雲
州存璋悉力拒之按唐乾元中置振武節度使領鎮
北大都護麟勝二州五代唐紀阿保機破振武軍於
河西勝州之民皆趨河東河西卽麟州地渡河趨東
勝是自麟勝出也史注以麟勝至蔚州中間懸隔雲
朔以蔚州當作朔州振武軍在朔州西北三百五十
里蔚遠而朔近也契丹掩晉之不備而詭道以進朔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七

州正當其衝朔陷而索賄於大同情事所必至也

梁貞明四年梁侵晉圍潞州李嗣昭閉城拒守梁將
康懷貞晝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穿壘穿岫蜿蜒塹而守
之內外斷絕晉王使周德威救之德威壁於高河康
懷貞遣親騎擊之不克梁主遣李思安代之將兵西
上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
謂之夾寨調山東民饋軍糧德威日以輕騎抄之思
安乃自東南山口築甬道屬於夾寨德威與諸將互
往攻之一晝夜數十發梁兵疲於奔命閉壁不出

後唐天祐中韓延徽爲契丹謀主復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嫉之延徽復詣契丹契丹以爲相按人奔走於功名之際往往擇利而趨趨之者衆妬之者亦衆利不兼收也晉王世受唐恩功義著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當是時中國人才求仕舍晉無足適矣延徽旣出於北庭卽憂讒間亦當暫晦而待察耳乃復甘入契丹急於求仕而不復問其所歸胡氏謂爲才士之通患於張礪亦云蓋惜之也

五代史晉李繼韜以潞州叛附於梁初莊宗以李嗣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五

昭爲昭義軍節度使潞州繼韜嗣爲畱後幕僚魏琢等間之曰晉朝無人終爲梁所併耳弟繼遠亦勸之繼韜乃使繼遠詣梁請降梁以繼韜爲節度使裴約戍澤州泣諭其衆曰余事故使踰二紀見其分財享士志滅仇讐不幸捐館柩猶未葬而郎君遽背君親吾寧死不從也遂據州自守遣間使告急唐主曰吾兄不幸乃生梟獍裴約獨能知順逆顧謂李紹斌曰澤州朕無所惜爲我取裴約來紹斌至城已陷約死李繼韜旋伏誅繼遠殺其兄繼儔於潞州皆梟獍也

天祐十三年二月梁發關西兵襲晉陽奄至城下城
幾陷者數四晉陽故將安金全擊却之金全代北人
驍果工騎射號能擒生踏伏事晉爲騎將數有功官
至刺史以疾居於太原莊宗與梁相距河上梁將王
檀襲太原晉兵皆從莊宗太原無備監軍張承業率
諸司工匠登城扞禦而外攻甚急金全彊起謂承業
曰太原晉根本一旦不守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
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爲公擊之承業卽與之金全
被甲跨馬召牽子弟及故將吏得百餘人夜出北門
擊檀於羊馬城中檀軍驚潰李嗣昭亦遣牙將石君
立將五百騎救晉陽朝發上黨夕至城下大呼曰昭
義侍中大軍至矣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
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已出
故不行賞他日置酒石橋有諸君獨無一策相救之
言禍蓋始諸此而不知軍國之重宜不克有終也

天祐十四年李嗣源帥師援幽州由蔚雲踰嶺而東
卽自西山進也初李存審謂嗣源曰虜騎多吾步多
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陳吾無遺類矣嗣源曰

吾行必載糧若遇於平原虜抄吾糧吾不戰自潰不
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遂
由蔚雲踰嶺而東嗣源與從珂將三千騎爲前鋒距
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力戰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
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胄揚鞭
胡語謂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衆直
抵西樓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槌三入其陳斬酋長一
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卻晉兵始得出存審命步兵伐
木爲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九

中發萬弩射之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陳
待之存審命步兵陳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
然草而進烟塵蔽天鼓譟合戰乃趣後陳起乘之契
丹大敗俘斬萬計幽州圍解

天祐十五年六月梁人決河以限晉兵晉王攻之拔
其四寨梁將謝彥章攻楊劉決河水以限晉兵瀾浸
數里晉王謂諸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
我師當涉水攻之遂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褰甲橫
鎗結陳而進彥章拒之稍卻鼓譟復進梁兵大敗河

水爲赤晉人遂陷濱河四寨按此開河隙爲中國之大患連年曹濮患水唐雖塞之未幾卽壞至晉天福以後九書決梁人之罪不可遺矣綱目於引河灌魏則書決水限晉兵則書重開河隙也

天祐十五年十二月晉王與梁軍戰於胡柳周德威敗死晉王收兵復戰大破梁軍初晉王欲自將萬騎直趨大梁周德威曰梁軍尙全輕行徼利未見其福不從毀營而進衆號十萬梁將賀瓌亦棄營而踵之至胡柳陂候者言梁兵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旣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不得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曰公何怯也卽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從之前軍遇梁軍而陳梁將賀瓌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帥銀槍都陷其陳衝盪擊斬往返十餘里梁馬軍都指揮使王彥章軍敗走濮陽晉輜重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

德威不能制大潰於胡柳已而晉軍復振大破梁軍
繼聞德威戰死哭曰是吾罪也按當胡柳戰敗之時
李嗣源見晉軍敗遂北渡河至後復來王曰公以吾
爲死耶待之稍薄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
當是時周德威請按兵勿戰自以輕騎擾之使其營
壘未立樵爨未具日莫疲乏然後可舉謀之旣臧矣
晉王不能少忍冒險徼利遂失良將大喪其師又於
李嗣源生猜忌之心一舉蹉跌而河東之勢幾不自
立昔光武伐尤來兵敗軍中意王歿矣皆怙怙不安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吳漢曰王有兄子在何憂蕭王不以是訝吳漢者誠
以喪敗之際多不相知有如不測寧能禁人之他議
晉王於是不能容一嗣源淺量褊局非包舉宇內之
氣度也明一統志陽曲縣西北有五代唐周德威墓
後唐贈太師封燕王

五代史唐臣傳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也爲人
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
見之凜如也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圍
晉太原德威生擒梁驍將陳夜叉於陣梁攻潞夾城

李嗣昭閉門拒守與梁軍相持踰年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革深憂之莊宗新立國中未定晉之重兵悉屬德威莊宗召其軍德威聞命卽還太原畱兵城外徒步而入伏哭梓宮前慟幾絕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嗣昭歡如初以破夾城功鎮振武同平章事天祐七年晉遣周德威救趙王景仁將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精兵人馬鎧甲光華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退而告於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意在速戰德威曰趙人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賦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德威因監軍張承業言於晉王曰吾兵少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楫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鄙邑誘敵出營可以策勝莊宗聞其言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遊兵知景仁方治舟爲浮梁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鄙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鬪數十里至于

鄆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也遽策馬先進德威持馬止之曰梁軍輕出遠來必不暇齎糧煠縱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鄆追至柏鄉橫尸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乘其敝也劉守光僭號於燕晉遣德威將兵三萬出飛狐擊之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挺槍馳騎而至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搥擊之墜馬擒獲劉鄆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德威入土門禦之鄆至樂平過雨不得進而還德威先馳據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故莊宗卒能困鄆軍而敗之胡柳之役莊宗問戰於德威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梁人家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

死之戰難與力爭也莊宗不聽督軍而出德威顧謂
子曰吾不知死所矣軍亂父子皆戰死按鎮遠智勇
有將略名聞天下而不能脫胡柳之厄莊宗誤之也
鎮遠將重兵於外當主少國疑而畱兵明志解圍釋
嫌有名將風爲唐賢臣莊宗勇而好戰銳於見敵而
不能權因勞乘乏之勢督軍輕出鎮遠知其必死而
趨命束手無所用其智力亦可哀已鎮遠老於行間
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伺敵之隙以取勝身
爲大將常與士卒馳騁於矢石之間未嘗見敵而怯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也擒陳章單廷珪於萬衆屬目而先示以怯俟其旣
過而擊之鄙南之戰引敵至平原而用騎兵於見長
之地柏鄉之橫口梁軍入其謀中而不知避也然以
能持重而常勝卽以不能持重而致危上將之蹶由
莊宗之器識不沉悔何追矣

天祐十六年晉築德勝兩城晉將李存審於德勝南
北夾河築兩城而守之晉王以存審爲內外蕃漢馬
步總管梁將賀瓌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竿聯
膠牘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橫於河流以斷

晉救兵晉王自引兵救之不能進遣善游者入城守將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艨艟者衆莫知爲計季建及請選效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間斧其竹竿又以木罌載薪沃油燃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鼓譟攻之艨艟隨流梁兵焚溺者殆半晉兵乃得度瓌解圍走

天祐十六年晉王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曰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戰于河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五

瑤梁人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馬徐行爲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敬瑭沙陀臬捩鷄之子李嗣源婿也智遠其先沙陀人後居太原晉漢主始見此

唐天祐二十年唐以郭崇韜爲樞密使崇韜代州雁門人也爲河東教練使莊宗爲晉王時孟知祥爲中門使薦崇韜爲中門副使中門之職參管機務崇韜侷儻有智略臨事敢決王寵待日隆知祥稱疾辭其位崇韜專典機密甚見親信契丹入寇崇韜言新破

梁軍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用其言果破契丹至是拜爲兵部尙書樞密使唐樞密之職出納之任也初以宦官充任後用士人爲之備顧問參謀議於中未專行於外也至崇韜爲之始復唐樞密之名權侔宰相崇韜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豆盧革爲相受成而已唐自失德勝梁兵日掠瀘相等州而李繼韜以澤潞叛降梁諸將皆欲棄鄆與梁約罷兵後圖莊宗退臥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美

十餘年矣况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必集薪芻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歛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大丈夫固當如是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

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鹵門而出况成算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卽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龔汴用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兼鎮成德軍樞密使如故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臨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功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爲己任遇事一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切忌之馬紹榮尤側目崇韜頗懼欲避守鎮陽其故人子弟咸曰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能自安乎今中宮未立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而劉氏有寵請立劉氏爲后以自附讒間不能入崇韜用其言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並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累表自陳求去優詔不允仍爲侍中樞密使河南縣令羅貫爲人彊直頗爲崇韜所知宦官伶人求請皆不報以示崇韜崇韜數以爲言宦官右日夜共攻其短莊宗幸坤陵道路泥濘橋壞宦官皆言貫爲主者召至下獄獄吏榜掠無完膚崇韜力言不當死而帝愈怒竟殺之明年征蜀議擇大將崇

韜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言魏王繼岌國之儲副唐故事親王爲元帥遂以繼岌爲行營都統崇韜爲招討使軍政皆決於崇韜唐軍入蜀所遇迎降王衍弟宗弼陰送欵於崇韜軍至成都宗弼還衍於西宮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子廷誨又與蜀人立狀見魏王請畱崇韜鎮蜀繼岌頗以爲疑崇韜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沒其家財蜀人大恐崇韜素嫉宦官嘗謂繼岌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爲太子俟主上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於驢馬亦不可騎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天

繼岌監軍李從龍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搆之延嗣還上蜀簿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僅止此乎延嗣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具語劉后后泣訴請救繼岌唐主以傳聞之言遣馬彥珪赴視后不得請退自爲教與繼岌彥珪矯詔殺之明宗卽位詔許歸葬以其太原故宅賜其一孫按崇韜事莊宗竭忠盡智知無不言

言無不信滅梁平蜀建未有之殊勲功名赫奕罕有
倫比徒以名位日隆讒構交至圖自全之策謀之於
親近無識之人妄請立后自固害及家國一行旣敗
百事莫贖雖莊宗已就淫樂劉后之立不盡因崇韜
一言而由是傳成其事失策全在於此扶立劉后而
偏死於劉后之教輾轉相戕殘誅罰亦奇而酷矣高
而必危滿而必覆天之道也而况以不善行之擁資
贖貨以益之其何能免於參夷也

薛史晉王自河北還晉陽王性孝雖經營河北而數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无

還晉陽省曾夫人歲再三焉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
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初武皇鎮太原多選富家子
主帑庫或調度不給卽坐誅没入貲產陽曲人張不
爲之滿歲府財有餘宗人政當補其任率族屬泣拜
請不濟其急不又爲代掌一年至是度支悉委承業
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征租行法不寬
貴戚繇是太原軍民又安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蒲
博及給賜伶人而承業靳之錢不可得王乃置酒庫
中令子繼岌爲承業舞指錢積欲賜之承業曰此錢

大王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公物爲私禮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勅使耳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爲不過財盡民散一無所成耳王怒索劍承業起挽王衣泣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爲國家誅汴賊若以惜庫物死於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入宮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笞之矣明日與王俱至承業第謝王兄事承業升堂拜母旋授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唐官終其身初唐亡蜀吳屢勸晉王存勗稱帝晉王曰曩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討賊臣當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爲耳他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爲心慎勿效此曹所爲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旣而得傳國璽將佐勸進張承業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爲王拊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唐宗社今朱氏尙存而王遽卽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聞而解

體何不先滅朱氏求唐後而立之迅掃宇內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之恩欲爲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卽歸晉陽悒悒成疾不復起按後唐起自荒裔而累世得賢佐能明大義培養開國元氣前有蓋寓後有承業克用倚之終身克守臣節及莊宗之世承業在晉陽養兵蓄財裁抑濫賞誓爲國家驅除強逆賜爵不受終身稱唐官斯與子房歸漢報韓之義不甚相遠嘗論唐之亡也以宦官而承業一心王室竭忠所事足爲內侍師法考承業之卒已在唐亡之後而綱目特書之曰唐河東監軍子其節所以成其志也於蓋寓書卒書爵予其不忘本朝皆心乎唐者也忠義天地之正氣所以培養國脉者有臣如此而知後唐之興有自來矣唐荆川謂并俗慷慨好義時有毅武奇節之士出其間如承業蓋寓真不可多得哉元張鼎新貞憲公張承業碑夾城

之役武皇復遣公求援于岐時河中阻絕自離石渡河春冰方泮凌漸奔蹙艤舟不得渡禱于河神晨起河冰合躡濟旋踵冰解亦其精誠之所感而致者與唐末詔誅宦官宦者竄匿山谷亡至太原者七十餘人悉捕而殺之晉匿承業復以爲監軍承業以是爲之盡力克用知人之明承業報禮之重可謂相得並美矣然其心終以恢復唐之宗社爲主而惓惓於大節之不可失至再世而猶申前說其忠於晉者乃忠於唐也唐於承業不可與晉比而承業之忠唐不以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報晉而少易歐陽公謂其論偉然可愛故於唐亡十六載之後猶冠以唐著其心之始終一於唐也豈不偉哉五代史宦者傳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闈爲內常侍張泰養子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爲人及昭宗爲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爲河東監軍其後崔允誅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爲監軍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

子累公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升堂拜母甚親重之
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
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帛收市兵馬勸課
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爲多自貞簡太后
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一切以法繩之
權貴皆斂手畏承業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卽
位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切諫莊宗謝曰
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天下
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爲天下大惡復列聖之深讎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
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
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
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
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
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悞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
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諡正憲
歐陽公論唐室宦官之禍獨有取於承業與張居翰
然居翰與郭崇韜並居樞密默默不得志於誅王衍

之詔去行爲家一字活千人旋謝歸田里而承業始
終於晉卒得其力而心一於唐至死不移可謂完人
矣通志交城縣西北十五里洪相村唐監軍張承業
墓縣志猶稱後唐應從通志

後唐同光元年四月晉王存勗稱皇帝國號唐是歲
梁亡莊宗初爲太原王治太原至是追尊祖考立廟
於太原以太原爲西京十一月復北都爲鎮州太原
爲北都

五代史死節傳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唐末澤潞皆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屬晉約守澤州自李繼韜叛降於梁梁始攻而克之
初約據澤州不下名其州人泣而諭以死守之義衆
皆感泣梁遣董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是時莊
宗方與梁戰河上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
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
能分逆順顧謂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
得約難得也爾爲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
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史列入死節傳錄死事
於喪亂之世其有旨哉

後唐同光二年河中帥李繼麟請權安邑解兩池鹽
每季輸課歲以爲常宋志鹽之類有二引池而化者
周官所謂鹽鹽也煮海煮井煮鹹而成者周官所謂
散鹽也解州解安邑兩鹽池墾地爲畦引水沃之水
耗鹽成每歲二月墾畦四月引水八月而止得鹽百
餘萬又前代鹽皆自生唐始有畦夫營種之課遇池
鹽旺出則營種稍緩大池以南層山壁立巖秀泉深
天然奧衍爲惠澤共民之區矣

因學紀聞歐陽子謂五代禮壞寒食野祭而焚紙錢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案紙錢始於開元二十六年王瓌爲祠祭使祈禱或
焚紙錢類巫覡非自五代始也古不墓祭漢明帝以
後有上陵之禮唐開元中編入五禮永爲常式寒食
野祭蓋起於此朱文公謂漢祭河用寓龍寓馬以木
爲之已是紙錢之漸唐范傳正謂唯顏魯公張司業
家祭不用紙錢本朝錢鄧州不燒楮鏹呂南公爲文
頌之按禮有從宜從俗之文人情所不能已而以物
致意曲體於幽明之故而代之以紙物之至微而易
致者凡人可以將情與民宜之從俗可也

同光二年十二月阿保機率所部入寇嵐州阿保機妻卽述律氏也先於貞明中阿保機破振武軍於河西勝州之民皆趨河東至是由岢入嵐置軍於岢嵐以備之岢嵐爲西北入嵐之要道故置軍於此此卽遼南下之始

是年唐立劉夫人爲后唐主善騎射膽勇過人稍習春秋通大義尤喜歌舞俳優之戲亦善音律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自呼亦曰李天下嘗出畋踐民稼以縣令諫怒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欲殺之優人敬新磨追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耶奈何縱民耕種以妨馳騁罪當死請行刑唐主笑而釋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採閭閻細事以聞唐主亦欲知外間事遂委以耳目羣臣有反相附託以希恩澤者由是驕恣橫行嘗因厭暑語郭崇韜曰昔在河上行營單濕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晏居深宮暑不可度而不知昔以深念讐恥而忘暑今以不知艱難而鬱蒸也卒至伯佾預政以及於難語云不顛高山顛平地敬肆

之機禍福之門也可不慎與

五代史後唐太祖家人傳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
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自太祖起兵代北劉氏常從
征伐爲人明敏多智略頗習兵機常教其侍妾騎射
以佐太祖太祖東追黃巢還軍過梁館于封禪寺梁
王邀太祖入城置酒上源驛夜半以兵攻之太祖左
右有先脫歸者以難告夫人神色不動立斬告者陰
召大將謀保軍以還遲明太祖還軍與夫人相嚮慟
哭因欲舉兵擊梁夫人曰公本爲國討賊今梁事未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直不若斂軍還
鎮自訴于朝太祖從之其後太祖擊劉仁恭敗歸梁
遣氏叔琮康懷英等連歲攻晉圍太原晉兵屢敗太
祖憂窘不知所爲大將軍李存信等勸太祖亡入北
邊收兵以圖再舉太祖然之入語夫人夫人曰誰爲
此謀者曰存信也夫人罵曰存信代北牧羊兒耳安
足與計成敗邪且公常笑王行瑜奔邠州走卒爲人
擒今乃自爲此乎昔公亡奔達靺不能自脫賴天下
多故乃得南歸今屢敗之兵散亡無幾一失其守誰

能從公北邊其可至乎太祖大悟乃止已而亡兵稍
稍復集夫人無子性賢不妬忌常爲太祖言曹氏相
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亦自謙退因相得甚歡
曹氏封晉國夫人後生子是謂莊宗太祖奇之曹氏
由是專寵太祖性暴怒多殺人左右無敢言者惟曹
氏從容諫譬往往見聽及莊宗立事曹氏尤謹冊尊
曹氏爲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爲皇太妃太妃往謝
太后太后有慙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
没于地以從先君幸矣復何言哉莊宗滅梁入洛使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人迎太后歸洛居長壽宮而太妃獨畱晉陽同光三
年五月太妃薨七月太后崩諡曰貞簡葬于坤陵而
太妃無諡葬魏縣太妃與太后甚相愛其送太后于
洛也涕泣而別歸而相思慕遂至不起太后聞之欲
馳至晉陽視疾及其卒也又欲自往葬之莊宗泣諫
羣臣交章請畱乃止而太后自太妃卒悲哀不飲食
逾月亦崩按自古開創之君必內有賢明之助正外
正內家人之常道也唐以前尙已唐之長孫皇后從
太宗佐內政將順匡救能使人主回心歸正內外頌

其賢德而定大計決大疑軍旅之事無與也後唐太祖正室劉夫人常從軍習於戰守上源之難歸者奔告夫人神色不動立斬告者陰召大將謀保軍以還太祖欲擊梁夫人請訴於朝而不舉兵氏叔琮圍太原李存信勸帝入北得夫人一言而止是皆於危疑震撼之時定軍國大計奇男子烈丈夫所不及爲者而夫人毅然爲之其待曹夫人如一體曹夫人謙退自持明於大義善能從容諫譬止暴反嗔劉夫人之教也乃莊宗冊劉夫人爲太妃不得與太后曹夫人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並亦不加諡迎太后於洛而畱太妃獨居晉陽使其涕泣思慕而殂太后欲往葬不得哀不飲食逾月亦崩太妃以親則太祖之正室也以功則佐太祖靖難者也以德則不妬忌而睦於曹夫人者也莊宗亦獨何心而使兩不得其歡抑鬱俱逝耶方太妃之往謝太后也太后有慙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沒於地以從先君幸矣語從赤心流出光明肫懇聞者寧不知愧歐文忠公謂唐之嫡庶亂矣叙家人傳首繫劉夫人曰正室其有微旨哉

五代史伶官傳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凱旋納之卒能係燕滅梁還矢於廟而告成功此莊宗之能繼事而實克用之忠誠鬱而必洩也梁君臣函首於晉此繼體之不君抑由全忠之毒虐殃必及世也當全忠稱帝時與親戚飲博宮中其兄全昱謂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無滅吾族乎全昱早見及此常居碭山以避禍而卒不能免於參夷其爲所滅卽其所仇讎四心盡亡未有能全於天地者也孝思不忘未有不善其繼述者也或曰莊宗困於伶人身死國滅與梁無異然莊宗以逸豫自亡其身此人

事之有虧梁以積惡而終延其罰此天道之好還一彼一此屈伸興亡之理豈不較然哉

同光四年四月郭從謙率兵攻興教門從謙本優人

也以戰功至指揮使郭崇韜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
又爲睦王存乂假子及二人得罪從謙數以私財饗
諸校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寃至軍士王溫等五人作
亂擒斬之唐主戲謂從謙曰汝旣負我附崇韜又教
王溫反欲何爲也從謙益懼陰謂諸校曰主上以王
溫之故俟鄴都平定盡阬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酒
肉勿爲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從謙遂率諸軍
反夏四月兵至興教門唐主方食聞變帥衛兵擊之
逐亂兵出門亂兵焚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罕

釋甲潛遁唐主爲流矢所中鷹坊人善友扶至絳宵
殿廡下抽矢渴懣劉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酒須
臾遂殂左右皆散善友歛樂器覆屍而焚之劉后與
申王存渥及李紹榮焚殿出走太原按莊宗以荒淫
不有其躬人亦不有其君至土崩瓦解莫可救治胡
氏謂莊宗自滅梁之後遂無一善可稱前後判若兩
人者才器有限也若曰天數則裂膚汗血沐雨櫛風
凡十五年而後得荒於畋遊女寵喜伶人信宦官不
三年滅亡其心昔明而今暗先戒而後肆豈亦天耶

故莊宗之亂亡皆其所自致不可歸之天數也

同光四年劉后爲尼於晉陽監國李嗣源使人就殺之劉后魏州成安人晉王攻魏掠成安得后納之晉宮太后教以吹笙歌舞旣笄有殊色太后以賜莊宗莊宗初寵夾寨夫人侯氏及劉氏生子繼岌莊宗以爲類已愛之由是劉氏寵益專劉氏多智善迎意承旨常隨以從軍其父劉叟聞女貴寵詣魏宮上謁劉氏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因大怒曰妾父不幸死於亂軍妾時環尸痛哭而去此田舍翁安得至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聖

此命咎劉叟於宮門莊宗自滅梁志意驕怠宦官伶人亂政后特用事自以微賤得立爲佛力好聚斂遣人爲商賈得利反納四方貢獻貨賄山積惟供佛寫佛書饋賂僧尼莊宗由此亦佞佛有胡僧自于闐來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遊五臺山遣中使供頓所主傾動城邑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皇太后及皇后交通藩鎮太后稱誥令皇后稱敕命兩宮使者旁午於道莊宗有愛姬甚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適元行欽新喪妻莊宗問爾復娶乎吾助

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得
已佯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肩輿
已出宮矣同光三年秋大水民流徙京師賦調不充
六軍之士往往殍踣宰相表請出內庫財給諸軍唐
主欲從之劉后不允宰相又於便殿論之后屬耳於
屏風後須臾出粧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於外曰
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
惶懼而退及莊宗遇弒劉后不自省視囊金寶繫馬
鞍欲於太原造寺爲尼與申王存渥奔晉陽在道與
存渥私通存渥爲其下所殺劉后削髮入晉陽寺爲
尼監國遣人執而戮之莊宗幼子繼嵩等皆不知所
終按當時初以股削失軍心餉運不繼軍士散離至
貪吝亡國囊金寶入晉陽盡歸烏有何其愚也史謂
莊宗之不終后之貪吝爲之然其積惡過甚人心已
離嘗因討魏出物賚軍軍中負而詬曰吾妻子已餓
死得此何爲斯時卽盡出內帑亦恐不濟於事劉后
有亡國之罪不得爲國母故綱目不書弒而書殺

同光四年太原軍亂時張憲爲太原尹憲字允中晉

陽人也爲人沉靜寡欲少好學能鼓琴飲酒莊宗素知其文使掌書記莊宗卽位累遷東都畱守憲精於吏事甚有能政莊宗問憲庫錢幾何憲上庫簿有錢三萬緡莊宗怒謂其嬖佞史彥瓊曰我與羣臣飲博須錢十餘萬而憲以故紙給我我未渡河時庫錢常百萬緡今復何在彥瓊爲憲解之乃已郭崇韜伐蜀薦憲可任爲相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具言可任以一方乃以爲太原尹北京畱守莊宗命鄭呂二內養在晉陽憲承應不暇及莊宗殂推官張昭遠說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望

憲奉表勸進憲曰吾自布衣至服金紫皆出先帝恩豈可偷生而不自愧乎乃與昭遠相泣而去有李存沼者莊宗之近屬與二內養謀殺憲及巡檢李彥超彥超欲先圖之憲曰僕受先帝厚恩不忍爲此徇義而不免於禍天也軍士共殺二內養及存沼憲奔忻州會嗣源移書至彥超號令士卒城中始安後有司劾憲委城罪詔殺之按史稱憲懷忠被戮故具書其官以見死非其罪考憲傳憲於同光時出爲太原尹北京畱守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善待其家

遣人以書招憲憲斬使不發書而上之明宗入京師
永王存霸奔太原左右請拘之憲以主恩甚厚寧可
與之俱死不忍懷二心以幸變及張昭遠教憲奉表
勸進憲惟有涕泣拒之符彥超殺存霸憲亦以出奔
見殺如其志憲可謂忠於所事矣當其義不顧家絕
在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遠大義炳然而五代傳
論以存霸被殺憲棄太原而出奔謂失其官守故不
得列於死節要其大節可見也舊史與憲傳所書始
末皆不同憲之棄太原而出奔果欲何爲也其死事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四

不明嘗考張昭傳昭從張憲至晉陽莊宗及難聞鄴
中兵士推戴明宗憲部將符彥超將應之昭以勸進
詢之憲憲曰我見知主上位至保釐乃布衣之極苟
覲顏求生何面見主於地下昭曰此古人之志也公
能行之死且不朽矣相泣而去憲遂死之憲能行已
之志昭能成憲之節時論偉焉而憲以不附明宗有
司迎合傳成其罪信矣不然明宗考慎相臣無踰憲
者肯遽徇吏議而枉殺之哉歐陽公言考舊史永王
存霸符彥超與憲傳所書始末皆不同莫得考正然

其欲與存霸俱死及存霸被殺棄太原出奔其志可謂忠矣而舊史書憲坐棄城賜死豈信然哉

後唐同光中三月寒食望祭於西郊史以祭非禮而書之此太原舊俗不始於後唐也及周廣順元年寒食望祭於蒲池至大河以南莫不皆然歐陽公論寒食野祭而焚紙錢爲俚俗之祭此言禮行於廟而野祭非禮本檀弓之死致生之生致死之義昔漢明帝朝原陵議者謂墓以藏魄安形地中而以爲有知廟以宅神迎精入廟而又致陵園非禮所宜此正論也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壘

禮亦有從俗所宜者士庶無祠堂而祀於墓薦新進飲饌焚化紙錢如生人之用不忍死其親而爲不得已之思以自致其情禮所不禁也祭義衆生死必歸土陰魄所藏也其氣發揚於上陽氣之盛也見蕭光以報氣加鬱鬯之酒灌地以報魄此禮以義起者儀禮士祭祖禰用饋食之禮不言祭祀而言饋食以孝子事親雖死若生故用饋食以事之此禮緣情生者寒食祭於歸土之野焚化紙錢使其氣上達求神於陽其酒漿奠於墓地求神於陰鄉民蓬門篳戶不能

成禮墓祭通誠猶禮之意今寒食祭掃不獨太原爲然固不必嚴於禮而議其俚俗矣

天成元年四月晉主嗣源立是爲明宗明宗生於雁門之應州卽位後改應州爲彰國軍初羣臣請建號晉主曰吾年十三事獻祖於雲中以吾宗屬視吾猶子繼從晉陽事武皇先帝垂五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先帝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仍稱號唐歐陽公云聞長老爲予言明宗爲人純質寬仁愛人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番人不足治天下世亂久晉乘蒐略卷之十九

哭

矣願天早生聖人以爲民主卽位時春秋已高不邇聲色不樂遊畋在位十年息兵養民年屢豐登雖無因亂襲國之嫌而於五代之君有足多者

天成二年立祖廟於應州自高祖以下皆上號謚唐本紀明宗家世出北荒父覓爲雁門部將因家焉生帝於應州名邈佶烈以騎射事高祖養以爲子賜名嗣源職方考應州故屬大同軍唐明宗以其爲應州人置彰國軍應州爲明宗龍興之地故立廟於此以興肇祀初梁晉相拒於柏卿梁龍驤軍以赤白馬兩

陣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懼莊宗舉鍾以飲嗣源曰卿望梁家赤白馬懼乎雖我亦怯也嗣源笑曰有其表爾翌日當歸吾廐也莊宗大喜曰卿以氣吞之因舉鍾飲酌奮槌馳騎犯其白馬挾二裨將而還梁兵敗拜代州刺史及梁唐相拒於河上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莊宗召嗣源帳中謂曰繼韜以上黨降而梁方急攻澤州吾出其不意攻鄆州以斷梁右臂嗣源請獨當之乃以輕騎五千涉濟至鄆州鄆人無備遂襲破之王彥章急攻鄆州嗣源爲先鋒擊敗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七

梁軍擒彥章而段凝悉將梁兵屯河上嗣源曰此去汴州不數百里前無險阻方陣而行信宿可至汴州已破段凝豈足顧哉郭崇韜亦力請入汴遂遣嗣源以千騎先至汴州攻封邱門王瓚開門降莊宗後至見嗣源大喜手攬其衣以頭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拜中書令賜鐵券至郭崇韜朱友謙皆以讒死嗣源以名位高亦見疑忌趙在禮反遣嗣源出討賊嗣源入於魏莊宗崩己丑入洛陽監國朝羣臣於興聖宮丙午卽帝位於柩前至是立廟應州原其所自生不

忘故居以妥神靈也明王璜詩潮湧雲屯外四家操
回馬首帶金花行人莫笑應州小武廟當年駐翠華
後唐天成二年蔚代緣邊斗米不過十錢連歲有年
唐主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
昔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
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爲
天下者亦猶是也唐主深以爲然又問道今歲雖豐
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于流殍歲豐則傷
于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士聶夷中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哭

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
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情狀農于四民之中最爲
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唐主悅命左右錄其詩嘗諷
誦之

天成三年唐以子從榮爲北都畱守馮贇爲副畱守
贇太原人也從榮在北都年少驕狠不親政務唐主
遣左右往諷導之其人謂曰河南相公謂從厚時爲
河南尹孝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
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楊

思權曰我其廢乎思權因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爲自固之備其人懼以告馮贇贇密奏之唐主召思權詣闕亦弗之罪已贇入爲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至是唐主以從榮尹河南而以從厚畱守北都修撰張昭遠上言竊見先朝皇弟皇子皆喜俳優入則飾姬妾出則誇僕馬習尙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卽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兕

臣未敢輕議至于恩澤賜與之間昏媼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僥冀唐主賞嘆其言而不能用

天成初唐以安重誨爲樞密使重誨雁門應州人也少事明帝爲人明敏謹恪明宗鎮安國以爲中門使及兵變於魏所與謀議皆重誨決之至是爲樞密使重誨旣預機密盡忠補益而威福自出嘗因事與宰相任圜異議圜爭不能得辭歸居里重誨遣人矯詔至其家誣圜與朱守殷謀叛徑殺之而後白明宗不

能詰也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唐主不知書奏至令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盡通請馮道覆說之河南獻嘉禾重誨曰偽也咎其人遣之夏州進白鷹重誨却而後奏明宗陰使人取以入他曰按鷹於西郊戒左右無使重誨知也宿州進白兔却而不自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賤人令方因得減死明宗遣回鶻侯三馳傳至其國醴泉素僻無驛馬械縣令劉知章至京將殺之重誨從容爲言知章得不

死重誨自以天下爲己任謀殺諸王以一人心假督責以威諸侯錢鏐據有兩浙重誨以鏐寓書辭慢遣韓孜與烏昭遇使吳越孜還奏昭遇見鏐稱臣拜舞重誨奏賜昭遇死削奪鏐官爵於是錢氏遂絕於唐嘗與潞王從珂飲酒爭言從珂毆重誨旣醒悔謝重誨終銜之從珂爲河中節度使重誨矯詔使楊彥溫逐之從珂使人詰其故曰非敢負恩受樞院宣請公入朝耳從珂遣使以聞唐主欲致彥溫訊其事重誨固請發兵擊之遣索白通藥彥稠等將兵拔河中斬

彥溫從珂馳入自明唐主責使歸第絕朝請重誨諷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加罪唐主曰吾兒爲奸黨所傾未明曲直公輩遂不欲置之人間何邪且此皆非公輩意也明日重誨自言之唐主曰朕昔爲小校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贍以至今日爲天子曾不能庇之邪卿欲如何處之于卿爲便重誨曰惟陛下裁之唐主曰使閒居私第亦可矣重誨乃不敢言曹妃取外庫錦造地衣重誨切諫引劉后爲戒妃亦怨之當是時明宗蓄憤已久言者希旨爭求其過宦者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五

安希倫坐與重誨交私嘗爲重誨陰伺宮中動息事發棄市遂遣翟光業至河中視重誨去就戒曰有異志則與從璋圖之又遣宦者使于重誨使者見重誨號泣不已重誨問其故使者曰人言公有異志朝廷遣藥彥稠率兵至矣重誨曰吾死未塞責遽勞朝廷興師以重明主之憂光業至從璋率兵圍重誨第入拜于庭重誨降而答拜從璋以槌擊其首重誨妻走抱之而呼曰令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其首夫妻皆死流血盈庭并殺其二子從璋檢責其家貲不及

數千緡而已按歐史稱安重誨以佐命功臣處機密
之任參決庶務權勢傾動天下雖其盡忠勞力時有
補益而恃功矜寵威福自出輕信韓玫之譖而絕錢
鏐之臣徒陷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之患李嚴一出
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祥叛四方騷動師旅並興
如投膏止火適足速之皆由重誨獨見之慮旁無賢
士君子爲之疏解禍釁所生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
族亦可哀已然全誨世爲晉將興國變後重誨謀於
監國訪求諸王而盡殲之忠於監國而不忠於監國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五

所事之人他尙何論焉其得罪後自知必死歎曰我
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此其恨也雖有先
見之明不能貰其難道之罪矣

天成初石敬瑭爲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總管六
軍副使敬瑭父臬振鷄本出西夷自朱邪歸唐從朱
邪人居陰山晉王李克用起於雲朔之間臬振鷄以
善騎射常從晉王征代官至洺州刺史臬振鷄生敬
瑭姓石氏其得姓之始無考敬瑭爲人沉厚寡言明
宗愛之妻以女是爲永寧公主由是常隸明宗帳下

號左射軍莊宗已得魏梁將劉鄩急攻清平莊宗馳
救之兵未及陣爲鄩所掩敬瑭以十餘騎橫槩馳擊
取之以旋莊宗附其背而壯之手啗以酥啗酥北部
所重由是名動軍中胡柳之敗周德威戰死敬瑭從
明宗復擊敗梁兵明宗戰胡盧套楊村爲梁兵所敗
敬瑭常脫明宗於危趙在禮之亂明宗討之至魏兵
變明宗初欲自歸天子明已所以不及者敬瑭曰豈
有軍變於外上將獨無事者乎不如先攻汴州得之
可以成事莊宗與驍騎三百爲前鋒遂入汴及至是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五

明宗入立使鎮保義兼六軍副使契丹吐渾突厥入
寇請行時王從榮統六軍敬瑭疑其必及於禍不欲
爲其副使旣請而復辭大臣均以敬瑭爲請拜河東
節度使乃行

天成四年置緣邊馬場先是黨項詣闕貢馬國家約
其直酬之館穀賜與歲需五十萬緡至是始于緣邊
置場市東勝岢嵐及河外麟府竝立場市黨項馬最
多麟府之間皆有族帳明宗招懷遠人馬來無鴛壯
皆售過直往來館給時年穀屢登四方無事嘗與馮

道語及時和道陳聶夷中賣絲糶穀之詩命書座右
按馮道歷事四姓十君取媚於世雖驕暴之主亦皆
倚重時以正言相激厲卒得其信任以功名終此自
史冊以來獨出非常無可比似之一人何術之操而
終能不敗也語云盜亦有道五代史稱道以文學起
自河東書記爲人能自刻苦爲儉約當晉與梁夾河
而軍道居軍中爲一茅庵不設牀席臥束芻中所得
俸祿與僕廝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美女
遺道者道不能却寘之別室訪其主還之居喪歸里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晉

遇歲饑悉所有賙鄉閭而退耕于野躬自負薪有荒
其田不耕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爲之耕其人後
來媿謝道殊不以爲德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爲
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以舊德自居耶律德光嘗問
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爲俳語以對曰此世佛
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
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其巧爲逢迎飾說沽名類如
此自古奸邪亂正其所入之道非一端其取信於人
而使之深入非一術先爲揣合人意以濟所欲陰得

其私而持於後乃復莊言堅其信持重固其私富貴利達之見膠結於胸中而不少釋是以變幻百出隨所欲得而不惜以身市也道能以術欺人而至干戈交侵生民塗炭方儻然自號常樂老侈陳身更四姓及契丹所得勲階官職以爲榮直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矣他尙何論焉

長興三年唐以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秦王從榮喜爲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于幕府與相唱和頗自矜伐唐主語之曰吾雖知書然喜聞儒士講經義開益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五

人智思吾見莊宗好爲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從榮爲人鷹視輕佻峻急旣參朝政驕縱不法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敬瑭不欲從榮共事常思避之會契丹欲入寇唐主命擇河東帥李崧言非石太尉不可敬瑭亦願行卽命除之敬瑭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瓌爲都押衙委以心腹軍事委知遠帑藏委瓌此漢主入晉陽之始

長興四年以潞王從珂爲河東節度使初石敬瑭鎮

河東朱宏昭馮贛不欲敬瑭久在太原徙潞王鎮河東敬瑭鎮成德及潞王廢閔帝自立仍以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潞王與敬瑭同以勇力善鬪事明宗然素不相悅至是不得已入朝不敢言歸時久病羸瘠將佐皆勸畱之唐王見其骨立不以爲虞仍遣赴河東旣還陰爲自全之計適晉國長公主辭歸晉陽唐主醉曰何不畱遽歸欲與石耶反耶敬瑭聞之懼請解河東移他鎮時契丹屢寇北邊敬瑭將大軍屯忻州清泰三年詔徙鎮天平敬瑭不受謂其屬曰先帝晉乘蒐略卷之十九

美

授吾太原使老焉今無故而廢是疑吾反也太原地險而粟多吾當內檄諸鎮外求援於契丹都押衙劉知遠曰河東形勢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書自投虎口桑維翰亦言唐以河東復授公此天意假公以利器也遂舉兵反求援於契丹丁奉言敬瑭之罪維翰成之

清泰二年唐以張敬達爲北面行營副總管將軍屯代州備契丹分敬瑭之權也敬達字志通代州人小字生鐵少以騎射爲廳直軍使明宗時爲河東馬步

軍都指揮使累遷大同軍節度使至是擢爲副總管屯代州以分敬瑭忻州之勢三年夏徙敬瑭鎮天平遂以敬達爲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番漢馬步軍都部署敬瑭拒命卽以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敬達爲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爲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壞之敬瑭求救於契丹耶德光自雁門入旌旗相屬五十餘里至卽進兵設伏敗唐軍合兵圍敬達於晉安柵唐遣趙延壽范延光等來救皆不敢前副招討使楊光遠勸降敬達不忍背唐光遠促之不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而降光遠卽斬敬達降遼太宗哀其忠遣人收葬之

清泰三年夏五月削奪敬瑭官以張敬達爲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楊光遠爲副先鋒都指揮使安審信叛奔晉陽雄義指揮使安元信伐代北州謀殺刺史張朗不克帥衆奔晉陽敬瑭委以軍事振武巡檢使安重榮戍代北亦帥步騎五百騎與元信掠百井奔晉陽敬瑭令桑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請以父禮事

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以北諸州與之契丹喜許俟仲秋舉國赴援八月率衆來援唐遣張敬達楊光遠帥師十萬攻太原爲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敬瑭親乘城坐臥矢石下劉知遠曰敬達輩不足慮也願明公出間使經略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敬瑭執知遠手撫其背而賞之唐主聞契丹將至屢督敬達急攻不能下所爲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衝激長圍爲水潦所壞竟不能合晉陽城內亦自窘糧儲寢乏遼主遣保靜軍節度使趙思溫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五

自嵐憲間出兵援之惕憚耶律注爲先鋒敗敬達軍於城北按是時自代北至河曲悉爲遼所屬遼遣趙思溫出兵嵐憲間嵐之乏馬嶺靜樂之婆娑隘山谷險隘客兵不敢輕入也而取道於此蓋岢嵐以北已入契丹嵐靜雖僻處山南而北下之勢盛履險如夷不待敬瑭之請而已有南趨之勢特因以爲利耳況割盧龍一道及雁門以北諸州此契丹蓄謀已久求之不可必得者是以快心滿意傾國相從而樂乘其

變也

後唐清泰三年九月遼主耶律德光自將五萬騎援河東節度使石敬瑭有飛鴛自墜而死卜之吉入雁門自揚武谷而南至忻州祀天地次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先遣人謂敬瑭曰吾今日卽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止之使未復契丹將高模翰已與唐將高行周等合戰敬達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以羸騎先趨唐軍唐兵逐之至汾曲伏發衝唐兵爲二契丹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棄仗如山死者萬餘人太原圍解太原以北雁門有東陘西陘之險崞縣有陽武石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堯

門之險契丹遇之虛無人守以致敗遼太宗召模翰等賜以酒饌親饗士卒士氣益振翼日復戰又敗之敬達退保晉安寨遼太宗謂模翰功第一古名將無以加也復結營虎北口敬瑭夜出見契丹主曰兵遠來遽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謂唐必斷雁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事必濟也兵旣相接我氣方銳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勝負未可知也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歎服引兵會

圍晉安寨營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分遣精兵守其要害以絕援軍之路敬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岡阜四面緝以毛索掛鈴爲警縱犬往來敬達軍有夜出者輒爲所得跬步不能過士卒五萬人四顧無所之時唐趙延壽以兵二萬屯團柏谷范延光以兵二萬屯遼州趙德鈞以所部兵萬餘趁延壽軍合勢進擊憚遼兵威皆逗遛不進團柏谷去晉安纔百里聲問不能相通密以金帛賂契丹主契丹不受晉安被圍八十餘日高行周等屢戰無功內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卒

外隔絕芻糧殆盡至濯馬糞削木以飼馬馬飢自相啖其鬣尾死則食之援兵竟不至楊光遠殺張敬達以降趙德鈞諸道援兵將遁遼夜發兵追擊德鈞等皆投戈棄甲自相蹂踐擠於川谷不可勝紀仍命將馳據要害追及步兵萬餘悉降之兵度團柏以酒肴祀天地追及德鈞父子乃率衆降諸將胥獻俘十一月行冊禮遣將將兵送石敬瑭入洛曰朕俟亂定乃還晉主收士卒戰歿者瘞之汾水上以爲京觀命桑維翰爲文紀遼功德畱重貴守太原按唐將知攻太

原而不知守雁門遂使遼長驅直進潰及腹心其別遣兵由嵐憲間出者恐唐兵斷雁門諸路也遼已爲之備而唐不設備團柏在祁縣之東去晉安百餘里各道援兵皆至而憚敵不進坐待其斃以至唐主亦憚北行言石郎而心膽墜地不能復振此後唐之所以亡而石晉竊據勝勢之所由然也遼史天顯十一年遼太宗援太原大敗張敬達兵築京觀於汾水上今太原縣有遼太宗聖德神功碑桑維翰撰文陽曲縣西北虎北口石敬瑭出北門見契丹於此皇輿全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空

覽團柏在祁縣白圭鎮南去縣三十里亦曰團柏鎮鎮東有隆舟城戍兵之地

清泰三年十一月契丹立石敬瑭爲晉皇帝敬瑭割幽冀燕雲十六州以賂之契丹王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器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爲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策書命敬瑭爲晉大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卽位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制

改長興七年爲天福元年按十六州在山西境內者
儒武雲應寰朔蔚皆出雁門以北通鑑注應州後唐
置今屬大同府寰州亦後唐置故城在今朔平府馬
邑儒州晉王鎮河東時表置武州領文德一縣唐志
有之

後晉天福元年石敬瑭稱帝於太原初敬瑭從帝在
太原以太原粟多地險內檄諸鎮外援契丹遂有不
臣之心詔討其罪以契丹援定太原冊立爲帝自雁
門以北皆割入契丹仍歲輸絹帛按當石晉議割地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奎

賂遼時劉知遠謂敬瑭曰以土田賂契丹恐異日爲
中國患而敬瑭急圖自利撤其外藩而不計害及於
無窮山後諸州淪陷者四百三十六年史稱五季之
得國莫醜於石晉而亦莫壞於石晉矣

天福元年晉主與契丹引兵而南契丹以其將高謨
翰爲前鋒與降卒皆進至團柏與唐兵戰趙德鈞趙
延壽先遁諸將繼之士卒大潰死者萬計初晉主南
下欲畱一子守河東契丹主令晉主盡出諸子自擇
之晉主兄子重貴父敬儒早卒晉主養以爲子貌類

晉主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
貴爲北京畱守卽出帝也晉主將發上黨契丹主舉
酒屬之曰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
漢兵南下我令太相温將五千騎衛送汝至河梁餘
且畱此俟汝音聞有急則下山救汝契丹北還晉主
入洛陽唐兵皆解甲待罪唐主從珂自焚死後唐自
莊宗至廢帝亡凡四主合十三年

天福二年二月契丹攻雲州判官吳巒拒之契丹主
自上黨過雲州大同節度使沙彥珣出迎契丹主畱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奎

之不使還鎮判官吳巒在城中抗議不服衆推巒領
州事閉城不受契丹之命契丹攻之不克應州指揮
使郭崇威亦恥臣契丹挺身南歸張礪逃歸爲追騎
所獲契丹主責之曰臣華人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
生不如死願早就戮契丹主顧通事高彥英曰吾常
戒汝善遇此人何故使之失所而亡去若失之安可
復得咎彥威而謝之契丹攻雲州半歲不能下吳巒
遣使間道求救晉主以爲請契丹解圍去乃召巒歸
以爲武寧節度副使史稱張礪忠直遇事輒言無所

隱避契丹主知重儒者諒其忠直而謝之契丹於此亦知禮義而嚮與礪之貞節自見矣

後晉天福六年劉知遠爲北京畱守知遠其先沙陀部人後居太原徙榆次左付里微時爲晉陽李氏贅婿今榆次縣西北鳴李村李后故里也知遠牧馬晉陽過其家取之嘗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及至太原召僧命之坐慰諭贈遺衆心大悅初知遠自以有佐命功恥與杜重威同平章事不受制晉主怒欲落其權趙瑩諫曰陛下在晉陽兵不過五千爲唐兵十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奇

餘萬所攻危於朝露非知遠心如金石豈能成大業奈何以小過棄之竊恐此語外聞非所以彰人君之大度也晉主意解乃止至是鎮太原遠近來歸後漢基業肇於此

天福六年正月帝遣張澄將兵二千索吐谷渾在并鎮沂代四州山谷者逐之使還故土初晉割雁門以北賂契丹吐谷渾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安重榮復誘之部落千餘帳來奔契丹怒遣使來議於是遣兵逐之夏四月吐谷渾酋長白承福率衆來歸

知遠處之嵐石之間初知遠欲令承福去安重榮歸朝廷郭威曰安鐵胡止賂以袍袴今宜以重賂致之使謂承福曰朝廷已割爾隸契丹當自安部落重榮爲天下所棄爾毋助逆若臨之以兵南北無歸矣承福懼而來歸收其精騎隸麾下達靺契苾亦不附安重榮重榮勢大沮按晉招吐納吐谷渾徙之內地吐谷渾服屬於契丹者也前此遣軍逐吐谷渾之在四州山谷間者茲復聽其酋長入朝容其大而逐其細蓋晉與契丹以術相遇因其來議而姑逐之復召之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奎

使來以陰離其勢且分重榮之勢也輯覽注嵐州唐置今太原府嵐縣也石州亦唐置今汾州府永寧州是也

天福六年六月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執遼使者上表請伐遼重榮朔州人初嘗使人爲大鐵鞭以獻詎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輒死號鐵鞭郎故曰安鐵胡及鎮成德恥臣契丹見其使者必箕踞慢罵或潛殺之至是執遼使伊呀上表稱吐谷渾黨項告牒言爲虜所凌暴願備十萬衆與晉共擊之表數千言大抵斥

晉父事契丹竭中國以事無厭之鹵又爲書遺朝貴云必與決戰桑維翰密疏言晉賴契丹免晉陽之難而有天下不可負重榮恃勇輕敵吐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觀契丹士馬精彊戰勝攻取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牛馬蕃息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爲敵也且中國新敗士氣彫沮又和親旣絕則當發兵守塞兵少則不可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奔命鎮定之地無復遺民今天下粗安瘡痍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六

未復靜守猶恐不濟安可妄動若與契丹信誓旣著釁自我開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議者以歲輸繒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禍結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武吏功臣過求姑息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而重榮移書藩鎮云吐谷渾自五臺來奔已勒兵待命晉主以重榮方握強兵不能制甚患之時晉主事遼甚謹奉表稱臣謂遼主爲父皇帝每遼使至卽於別殿拜受詔敕歲

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相繼于道
乃至太后元帥太子諸王大臣皆有賂遺小不如意
輒來責讓多不遜語朝野咸以爲恥而晉主事之曾
無倦意故重榮執以爲言昔人謂重榮恥臣契丹其
心似忠其事似正至請不獲命而興師叛出卒蹈大
難此匹夫之勇淺中之見固不足尙而已與遼爲挑
釁之始矣

晉開運元年遼別將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
擊之初晉執遼回圖使而旋歸之景延廣大言理不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七

稱臣語殊凌厲遼聞之於是始有南侵之志楊光遠
復以怒延廣取馬誘遼南侵遼乃大發兵遼主屯元
城晉遣將統兵拒遼於黎陽遼分兵寇太原晉復遣
譯者致書於遼求修舊好遼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
可改也未幾太原奏破遼軍於秀容遼始引去

開運元年五月詔太原恒安兵各還本鎮緣遼兵亡
退也時因禦遼籍鄉兵每七戶共出兵械資一卒號
武定軍國用愈竭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
各封劍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攜鎖械刀杖入民家

大小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復因緣爲奸兵荒之餘更增擾亂民不聊生矣

開運元年六月晉以折從遠爲府州團練使從遠字可久雲中人折西河大姓也初晉高祖割地賂遼府州與焉會遼欲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州人大恐刺史折從遠因保險拒之及晉與遼絕從遠引兵深入故有是命輯覽注府州唐置今葭州府谷縣是

開運元年太原奏契丹入雁門關契丹主南下遣別將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擊之戰於秀容大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亥

破之契丹偉王自忻州鴉鳴谷遁去時契丹軍黎陽自鴉鳴谷出潞州東與契丹主大軍合也未幾張彥澤戰於新興又敗之初晉主卽位大臣議稱臣告哀於契丹指揮使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契丹遣使來責讓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說晉主囚契丹回圖使喬榮於獄凡契丹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旋釋榮延廣見榮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爲北朝所立故稱臣今上乃中國所立爲鄰稱孫足矣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契丹聞之怒晉使如

契丹者皆繫之知遠在太原知延廣必致寇而不敢言但益募兵增置十餘軍以備契丹時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將兵四萬自麟州濟河侵契丹之境以救晉詔以彝殷爲契丹西南招討使按麟州東北至府州又自府州東北入契丹境彝殷援兵自麟州濟河道出合河史稱自契丹南向晉氏諸鎮差不負者唯彝殷一人而已知遠知中國疲弊自守尙不足橫挑強敵勝之猶有後患誠爲知時識事而未嘗論諫其圖謀深矣方輿紀要鴉鳴谷在壽陽縣東南三十里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九

谷徑幽邃昔有迷谷中者見鴉飛鳴得路因名唐李鈞敗兵至代州剽掠州民殺之殆盡餘衆自鴉鳴谷走歸上黨是也

開運二年以劉知遠爲行營都統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閏十二月契丹復入寇分軍自天門西入晉陽軍於南川契丹兵至相州引還軍至晉陽亦引還天門在太原西北由契丹境道岢嵐經嵐靜必出天門有關守之契丹分兵入太原綴其東出之援兵也按契丹擁兵至相及晉而旋卽引還蓋意在擾亂利其

擄掠非有必克之心也而邊民已困於征戰於此而議和以紓國難事勢所必至也乃使一旋而遂絕其好兵無已時矣

開運二年藥元福爲右廂副排陣使與李守貞符彥卿皇甫遇張彥澤等禦契丹於陽城元福并州晉陽人也幼有膽氣善騎射事後唐爲天平軍都指揮使晉天福中爲深州刺史開運初駕駐澶淵契丹陣城北元福以左千牛衛將軍領兵居陣東偏澶民馬破龍告契丹曰先攻其東卽浮梁可奪契丹盡銳來戰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七

元福領二百騎躍出而鬪奮鐵搥擊契丹斃者數人左右馳突無不披靡契丹兵潰上登城望見召撫之曰汝奮不顧命雖古忠烈無以過擇名馬賜之至是禦契丹於陽城時士馬饑渴契丹順風揚塵諸將欲俟風反戰元福曰軍中饑渴已甚若俟風反出戰吾屬爲虜矣彼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以擊之此兵家之奇也乃率麾下騎開拒馬出戰諸將繼至遼兵卻數百步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遼兵呼聲動天地遼兵大敗而走勢如崩

山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鬪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鷁旣下馬蒼黃不能復上委棄馬仗蔽地遼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橐駝乘之而走歸營杖其酋長而去軍還擢爲威州刺史靈武三族酋長拓跋彥超等攻靈州詔馮暉鎮朔方率兵與元福進討元福將行營騎兵與彥超轉戰五十里殺獲甚衆朔方距威州七百里無水草號旱海師須齋糧以行至耀德食盡比明行四十里彥超等衆數萬布爲三陣扼要路據水泉以待暉遣人賂之求和解往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十一

復數四至日中列陣如故元福曰彼知我軍飢渴邀我於險旣許和解而日中未決此豈可信哉欲困我耳遷延至暮則吾黨成擒矣暉驚曰奈何元福曰彼雖衆而精兵絕少依西山爲陣者是也餘不足患元福請以麾下騎先擊西山公但嚴陣不動俟敵少却當舉黃旗爲號旗舉則合勢進擊敗之必矣暉然其策遂率衆進擊敵衆果潰元福卽舉黃旗以招暉暉繼進彥超大敗橫口蔽野周廣順初與王峻拒劉崇於晉州軍過蒙坑與仇超陳思讓追至霍邑峻止之

元福曰宜追奔深入以挫其勢諸將畏懦遂止周祖
後調兵戍晉州曰去年若從藥元福言則無邊患矣
又自晉州率所部討慕容超築連城圍克彥超晝夜
出兵屢擊敗之閉壁不敢出十餘日元福營柵皆就
又穴地及築土山百道攻其城會周祖親征元福以
以部先入羊馬城諸軍鼓譟角進攻之以功授建雄
軍節度世宗圍太原城以元福充太原四面濠砦都
部署時攻具悉備城中危急以糧運不繼班師元福
自以一軍爲後殿而指陳進退難易之故瞭然在目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圭

故爲方陣而南軍行有節度而暇整追兵繼至合擊
之而自敗也師還加太尉元福雖老筋骨不衰人或
言其氣貌益壯當復領兵必大喜慶時稱驍將卒年
七十七宋初加太師

開運二年邊光範爲樞密直學士光範字子儀并州
陽曲人性至孝嘗吮母疽謙和溫雅饒有吏才起家
榆次令召爲殿中丞天福初授北京畱守判官遷太
府少卿上書云臣聞唐太宗有言朕居深宮之中視
聽不能及遠所委者都督刺史實爲治亂所係必須

得人今刺史或因緣世祿或貢奉家財或微立軍功
或但循官序實恐撫民無術御吏無方以此牧民而
民受其賜鮮矣望選能吏以蘇民瘼用致升平奏畱
中累遷至給事中開運初拜左散騎常侍入參樞密
上以藩邸舊僚待遇尤厚因遊宴見位翰林學士下
卽日拜尙書禮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漢初改
檢校刑部尙書衛尉卿上言伏見朝廷除刺史不限
年月或未及期年又聞除代往來跋涉豈暇撫懷望
慎選良牧立定年限以責輯綏之効不報顯德五年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七

普均租稅光範詣宋州韓通言其均平世宗嘉之卒
年七十三

開運初契丹自馬家口濟河應楊光遠晉遣薛懷讓
與李守貞皇甫遇梁漢章率兵萬人緣河而下水陸
並進懷讓太原人少勇敢隸晉王帳下明宗時從晉
祖平賊遷絳州刺史晉天福中爲鄴都招收使及戰
中流矢詔賜湯藥存問至是帝幸澶州遣與李守貞
等率兵緣河並進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
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千艘

渡兵未已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
拔之契丹大敗乘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
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懷讓屢有
戰功馬家口敗梁軍吐中夏之氣懷讓與焉後以他
事受陽夏人之賂因宿將釋不問顯德五年拜太師
致仕懷讓好畜馳馬有大烏小烏尤奇駿漢隱帝使
求之不獻及罷節鎮猶有馬百匹橐三十頭朝夕閱
視爲娛云

開運二年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邊民塗地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十四

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主
曰使漢人爲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
欲爲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
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
兒何得一向眠自古但聞漢和蕃未聞蕃和漢漢兒
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桑維翰屢勸帝復請和於
契丹以紓國患帝遣使奉表稱臣詣契丹卑辭謝過
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
我則可和朝廷以契丹語忿謂其無和意乃止他日

契丹主謂李崧等曰曩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史言契丹通國上下本自厭兵而晉與契丹絕好北
邊賦役繁重民不安其業寇盜充斥乃復用兵不戢
孽由自取也

開運三年劉知遠鎮太原契丹與晉距於河吐谷渾
白承福從帝禦敵屬歲大熟遣其部落還太原畜牧
於嵐石間知遠稍侵辱之部落謀亡出塞知遠與郭
威謀曰置此屬太原腹心之疾也密表吐谷渾反覆
請遷於內地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郭威因勸知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七

遠誅承福收其貨以贍軍知遠遣威誘承福入居太
原城中誣以謀叛殺承福夷其族及其大姓貲財并
籍沒按晉主忌知遠在河東數召承福入朝賚賜甚
厚知遠惡而侵辱之復陰爲自全計收其資財精銳
以益富強其謀皆成於郭威威之言曰河東山河險
固風俗尙武士多戰馬此霸王資也是以知遠募兵
據守以自固是時晉方籍鄉兵率民財括借民粟殺
藏粟者知遠郭威之於承福亦猶是矣及契丹深入
而擁兵境上無邀遮入援之志待其覆敗而坐收漁

人之利餽知任術繼以殘虐漢周之靈祚不長宜矣
唐初以白承福之族爲熟吐渾莊宗爲置寧朔等府
以承福爲都督吐渾歲奉朝貢北入契丹及承福等
自五臺山入處中國契丹惡之晉懼契丹責誚悉驅
出塞然亦思得吐渾備緩急之用陰遣劉知遠慰撫
之後出帝與契丹絕召承福爲大同節度使以其兵
從出帝禦契丹吐渾患熱多病死乃遣承福歸太原
居之嵐石之間此地沃壤廣衍卽劉元海居其部人
於汾澗之濱爾朱榮畜牧谷量色別之川原也知遠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庚

利其所有誣以反而族誅之其大姓赫連海龍白可
久白鐵匱等牛馬貲財鉅萬計皆籍沒之以別部王
義宗主其餘衆吐渾遂微不復見嵐州於五代時部
人散處境內南北山谷及沿河內外皆有族帳居於
嵐石之間者吐渾也處於麟府之間者党項也白承
福內附爲寧朔奉化都督至晉割雁門以北地入契
丹吐渾爲契丹役屬而苦其苛暴安重榮陰遣人招
之入塞劉知遠還鎮太原多資其力使居太原之嵐
石今臨永西北合河東南至西河畔一帶皆是其地

党項北鄰吐渾大姓細封氏費聽氏折氏野利氏拓拔氏爲最强唐德宗時內附散處河西東至麟府之間党項馬最多置市場至周太祖時府州党項納貢其諸族散處沿邊界上者甚衆麟府今之府谷神木也與合河東西共渡唐張說討党項用岢嵐寧化軍出合河關入麟府是也迨後吐渾東渡河錯雜於嵐石之間亦曰步落稽皆同種而異名者自劉知遠誅承福吐渾遂散出其大姓慕容拓拔赫連繼起而西河之患沿於宋世矣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七

開運三年九月契丹三萬寇河東劉智遠敗之於揚武谷斬首七千級契丹敗歸再集兵圖南此契丹大舉之由也皇輿全覽揚武谷在崞縣西南三十里雁門南下之要隘自昔爲戍守地唐張光晟破回紇於揚武谷是也

開運三年晉以閻萬進爲嵐憲都制置使知遠聞契丹北歸遣萬進守嵐憲鄭謙守忻代以分契丹兵勢按契丹由雁門關入者歷代忻至晉陽由偏頭關入者經岢嵐踰嵐靜入晉陽置兵於嵐憲忻代以分敵

勢此權變之說而其所用抑爲自固也知遠得吐谷
渾財富由是富強廣募士卒知晉與契丹結怨必卽
於危而故默之以陰承其敝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
其遣將戍兵皆爲自守太原計而非專以分契丹之
勢爲晉謀也不然契丹屢深入而遮邀入援綴寇兵
絕歸路事固甚順勢亦易爲而所謀不在於此奚待
遣使赴遼始見其心哉

開運三年十二月契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趨恒州

時張彥澤戍恒州領兵赴之言契丹可破之狀杜威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七

等亦趨恒州以彥澤爲前鋒威等至中度橋契丹已
據橋彥澤帥騎爭之契丹夾橋而退晉兵與契丹夾
滹沱而軍始契丹見晉軍大至又爭橋不勝恐晉軍
急渡滹沱與恒州合勢擊之議引軍還及聞晉軍築
壘爲持久計遂不去磁州刺史李穀說威及李守貞
曰今大軍去恒咫尺烟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
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應夜募
壯士斫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逃遁諸將皆以爲然
威獨以爲不可威性怯懦李守貞等皆出威偏裨日

相承迎置酒作樂罔恤軍事遂無復有言之者但遣穀出督懷孟軍糧遼以大兵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將百騎出大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採者遇之盡爲所掠威遣使告急還爲遼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指揮使王清言于杜威曰請以步卒二千爲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恒州則無憂矣威卽遣清與宋彥筠俱進請戰甚銳遼軍小卻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敗走請獨帥麾下力戰屢請救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堯

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爾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遼以新兵繼之清及士衆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遼人遙以兵環晉營軍中食盡時晉王方在苑調鷹桑維翰求見不得未幾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筠以兵降遼兵入大梁執晉主重貴以歸殺桑維翰捕景延廣詰曰兩主失歡皆汝爲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出喬榮所記書紙語示之延廣伏地請死乃囚明年遼主入大梁殺張彥澤景延廣自殺徙重貴於黃龍府按

自魏晉以來太原有事率借北部爲聲援而卒未能免於禍敗者作不順而施不恕也賂遼之罪倡於桑維翰挑遼之釁甚於景延廣其所以誤國者乃其所自自誤也歐陽公所謂常見其禍未見其福者也至杜威不用李穀之計坐視王清之困而不救則其欲傾國以圖己利心跡顯然罪更不容誅矣通鑑注中渡橋在恒州境滹沱水經恒州東南上下各有渡此爲中渡

天福十二年劉知遠稱帝於晉陽知遠從晉祖起太原乘蒐略

卷之十九

全

原有佐命功封太原王晉主北去知遠自將東迎故晉主至壽陽聞已過數日乃畱兵戍承天軍而還河東將佐勸進卽位國號漢漢自言未忍忘晉又惡開運之名仍稱天福十二年以太原尹劉崇爲北京畱守郭威權樞密副使知遠世居太原其先爲沙陀部人與晉高祖俱事明宗曾脫晉祖於危高祖畱守北京知遠爲押衙及高祖卽位太原累拜河東節度使北京畱守鎮太原耶律德光嘗曰謂晉祖曰北都軍甚操刺無大故勿棄之蓋指知遠軍操刺其土音也

初契丹攻雁門知遠以太原之衆敗之及出帝北遷
進位還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
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惠澤及民而先奪其生生之
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
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詔諸道爲遼招
牽錢帛者罷之遣使詔安農民聚山谷避契丹之患
者中外大悅按榆次縣西北二十里鳴李村後有土
井相傳漢昭聖李后微時汲水灌麻之麻池也后生
於晉陽民家起自田間知民間疾苦憫稼穡之艱難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全

而不奪其所有識見超越倫等隱然開國氣象晉君
臣括率民財唯恐不盡視此寧不愧哉

天福十二年置永安軍於府州以振武節度使府州
團練使折從阮爲永安節度使從阮入朝避晉主名
更名從阮晉與契丹絕從阮引兵深入拔十餘寨故
移鎮於此從阮本領振武節又就府州置節鎮以寵
之析振武之勝州並沿河五鎮以隸之一統志府州
本秦漢太原郡地後魏屬嵐州隋屬樓煩郡唐爲府
谷鎮與興縣比鄰止隔一河五代唐陞爲州後漢陞

爲永安軍宋改爲靖康軍又置麟府路元初置府州
後爲縣

天福十二年晉王知遠以其弟爲太原尹知遠集羣
臣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并陘攻取鎮魏知遠欲自
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
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羣盜合勢共擊我
軍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
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相繼欵附引兵從之萬
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知遠曰卿言是也詔諭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全

諸道以太原尹崇爲北京留守劉崇據太原始此崇
子贇賢高祖愛之以爲己子拜徐州節度使後所以
有迎立之議也

天福十二年契丹昭義節度使耿崇美屯澤州將攻
潞州詔史宏肇將步騎萬人救之時帝聞契丹北歸
欲經略河南故以宏肇爲前驅又以岢嵐軍使鄭謙
爲忻州刺史領彰國節度使兼忻代二州義軍都部
署以緣河巡檢使閻萬進爲嵐州刺史領振武節度
使兼嵐憲二州義軍都制置使又遣閻萬進出北方

以分契丹兵勢萬進并州人也通鑑注彰國軍本應州地九域志憲州李克用表置治靜樂縣靜樂古汾陽地嵐憲二州相去僅五十里

天福十二年晉以武行德爲河陽節度使行德太原榆次人身長九尺材貌奇偉家貧負薪遇晉祖獵郊外見其所負倍常令力士更負皆不能舉高祖奇之因畱帳下天福初授奉國都校改控鶴指揮使寧國軍都虞侯契丹擾汴被獲行德僞請自效契丹信之今率軍校載什物鎧甲送歸其國拏舟數十沂汴至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全

河陰相與潛謀曰虜勢不能久畱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衆以爲然卽相與殺遼監軍使會崔廷勳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遣弟行友奉蠟表詣晉陽晉主以行德爲河陽節度使遼主聞之歎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使還鎮三失也乾祐中加同平章事廣順初爲西京畱守時鹽禁甚嚴有關吏與僧希賞令僧從民媪鬻蔬密竄鹽管中媪持入城

吏擒以送府行德覺其誣釋姬斬僧及關吏部下凜然顯德初封譙國公世宗加兼中書令年七十二卒贈太師

天福中郭從義爲馬步都虞侯屢破契丹於代北從義其先沙陀人家於太原父紹古事唐武皇忠謹特見信任賜姓李氏紹古卒從義纔卅角莊宗畜於宮中明宗卽位補內職遂家太原漢祖表授都虞侯及建大號從義首贊其功至是擢鄭州防禦使初蕭翰矯契丹命以許王從益知南國事百官謁見淑妃淑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合

妃泣曰吾母子單弱如此而爲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諸公宜早迎新主勿以吾母子爲念吾不幸至此死生惟人所裁若新主見察當知我無所負並奉表稱臣迎帝請早赴京師仍出居私第及帝至洛陽命從義清宮密令殺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爲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畱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聞者泣下史謂待從益以不死可矣而晉主忍爲推刃成其竊國之謀而不計湘陰之踵其後也從義少長宮中爲鄭防禦近在左右不

能免於從事亦不幸也顯德初從義從符卿破遼師於忻口加守中書令乾德二年爲河中尹護國節度使以太子太師致仕卒年六十三從義性重厚有謀略多技藝尤善飛白子竇臣亦知書與士大夫遊承其家法云

後漢乾祐元年河東節度使劉崇募兵備契丹初高祖鎮河東崇與郭威爭權有隙及威執政鄭珙勸崇爲自全計遂募勇士招納亡命練卒伍實府庫罷上供財賦皆以備契丹爲名朝廷詔令多不稟承按當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金

主少國疑時崇爲宗室老政在權臣不以此時早自爲計後必制於人非有覬覦之心也至其後致書於周求其子不得而自立非以失子爲讐讐在亡漢而義不與共也漢立贇爲嗣卽爲漢君不獨爲崇子也固當不屈於周終崇之世猶稱乾祐至承鈞然後改元其初心固不違矣所以據十州而歷四主卒能延漢於再紀也

乾祐三年郭威弒其主承祐而自立初漢以郭威主征伐楊邠總機政史宏肇典宿衛王章掌財賦國家

粗安漢主嬖倖用事邠等屢裁抑之漢主厭爲大臣所制謀殺宏肇邠章併遣使殺威威自將大軍至封邱漢主命將拒戰敗還親出勞軍爲亂兵所弑

十國春秋漢河東節度使劉崇表請湘陰公歸晉周主報曰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必令得所勿以爲憂湘陰公故將鞏廷美楊溫等據守徐州以待河東援兵初隱帝遇弑崇卽謀舉兵南下時威反狀已白諸大臣不卽推尊未敢擅立請立崇子贊爲嗣以愚之崇聞信遽罷兵失策全在於此按斯時崇自滿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全

已甚而不計陰爲所賣也崇無深沉智識以禦變故難先及於贊天下無滿而不覆者惟能下人爲常勝之道而梟雄亦往往竊之以默售其奸方郭威之謬請立贊也見崇使者具道所以立贊之意因自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爲念威少賤黥其頸上爲飛雀世謂之郭雀兒而威輒舉頸以對使何其下也當是時使崇如李驥言則威無以責其術尙不敢輕動然崇已驕盈恃爲必得又因威之屈下已甚遂深信不疑反誅戮忠良以明已

之無他謬妄至此天奪之魄矣而威以猜忍竊據行深詭不測之術不惜自賤其身以要其必信此五季之流毒尤爲風之下者矣

乾祐三年漢劉崇聞迎贊於徐州喜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驥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位定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殺之驥曰吾爲愚人謀事死固甘心願與老妻同死并其妻殺之及威弒贊哭曰吾不用忠臣言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七

以至於此爲李驥立祠歲時奉祀按詩言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李少尹忠言見戮橫及無辜爲從來未有之奇慘初高祖以崇爲太原尹擢李驥爲少尹以佐之其時鄭珙爲畱守判官張元徽爲裨將郭忠恕翊贊湘陰皆表表一時蔚然雲起自少尹以忠言見戮大事已去而鄭珙以虐酒而腐脅元徽以輕敵而捐生忠恕以佯狂而避世皆負經濟才忠於所事爲愚人畫計不得展其用而以次凋零朝堂一空人之云亡於斯已極而使浮沉取容迎降賣國販易人主之

馮道得展轉遷變於其間爲可傷已初推湘陰公爲
嗣遣道率百官往迎道揣威意不在贊直前問曰公
此舉由衷乎威指天爲誓道旣行語左右曰吾平生
不作謬語人今謬語矣道迎湘陰公至宋州威已爲
兵士擁還京師忠恕知事變乃正色責道曰令公累
朝大臣天下皆謂之長者今一旦反作脫空漢於心
安乎道無以對忠恕因勸贊殺道奔河東贊不決而
及難與驤之策崇前後如出一轍方忠恕以大義責
道義形於色辭氣激昂雖不至遽罹橫禍而展轉遷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矣

荒佯狂侮世用心亦良苦矣然至國已空虛隨以俱
盡十國春秋論劉崇枉戮無辜自棄良臣河東之得
以延歲月而苟存者真天幸也

乾祐四年劉崇稱帝於晉陽更名旻仍用乾祐年號
是爲北漢據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
之地結契丹爲援合河隸嵐州在其屬內旻志吞晉
絳數攻周晉州隰州不克遣使求援於北契丹率兵
五萬來會旻徵兵二萬出陰地關攻圍久不克五代
史王峻傳劉旻攻晉州周太祖遣峻爲行營都部署

得便宜行事軍出絳州前鋒報過蒙坑峻喜謂其屬
曰蒙坑晉絳之險旻不分兵扼之使吾得過此可知
其必敗也峻軍去晉州一舍時大雪軍士乏食契丹
兵思歸聞王峻引兵大至卽解去燒營宵遁峻追至
霍邑奮擊摧敗漢兵墜崖谷死者無算至是氣衰力
憊狼狽遁還通志蒙坑在太平縣東四十里汾水東
接曲沃縣界南北數十里坦然成大道而馳騎過之
倏似身墮井底蒙坑之險卽臥龍山喬山絳山之險
也曲沃縣志蒙坑在喬山西爲壚頭山又西蜿蜒十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允

餘里至於蒙坑西距汾河三里溝深徑曲靈石縣志
陰地關在縣西南三十里卽南關鎮唐宋以來雄關
橫亘今尙有故關遺址

乾祐五年北漢遣兵侵府州爲防禦使折德辰所敗
是時北漢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役繁重府州比鄰
合河軍興調遣徵發無時南來饋餉均由鹽院渡合
河關運進戎馬倥傯適當其衝折氏世守府州士馬
精強故爲所敗折德辰復陷岢嵐軍以兵戍之直逼
嵐州界上旻置寧化軍於嵐州界又置雄勇鎮於其

北以爲外護內備周師外防折軍自守不暇矣

乾祐七年正月北漢主以周主新喪復謀大舉求援於遼二月遼遣楊衮將鐵馬萬騎及奚諸部兵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來會於晉陽旻自將兵三萬以白從暉張元徽爲前鋒與契丹南出團柏周將李筠遣牙將逆戰於太平驛元徽斬昭義將穆令均筠遁歸上黨三月旻兵追至潞州引而南時世宗已卽位臨軍語衆曰劉旻少我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必不能出兵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當自將擊之馮道等諫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七

怒卒自將擊旻癸巳前鋒與旻兵遇於高平南之高原旻兵少却諸軍亟進旻以中軍陳於巴公原張元徽居東偏楊衮居西偏周師亦列爲三陣李重進白重贊將左樊愛能何徽將右向訓史彥超居中央張永德以禁兵衛帝帝介馬自督戰衮望周師曰勅敵也未可輕動旻奮髯曰時不可失請公勿言衮怒而去時東北風方盛俄而遽轉南風旻副樞密使王延嗣使司天監李義白云時可戰矣旻號令東偏先進王得中叩馬諫曰義可斬也南風勢急非北軍之利

宜少待旻怒卽麾元徽戰元徽擊右軍兵始交周樊
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卒數千人棄甲降
旻元徽呼萬歲聲振川谷周兵大駭帝赫怒躍馬入
陣引五十人直衝旻之牙帳旻方張樂飲酒示閒暇
及周兵奄至驚惶失次帝親犯矢石督戰士士奮勇
爭先馬仁瑀馬全义及永德等直前旻趣元徽進兵
會元徽馬蹶爲周兵所殺旻軍氣奪旻自麾赤幟收
軍軍驟退不能止互相蹂躪遂大敗日暮收餘兵萬
人阻澗而守時周主臨軍後軍繼至復乘摧擊敗兵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七

輜重器甲乘輿服御皆失旻自高平被褐戴樺笠乘
契丹所贈黃騮率百餘騎由雕窠嶺間道馳去夜失
道山谷間得村民爲鄉導誤趣晉州行百餘里乃覺
遂殺導者晝夜兼行所至得食未舉箸或傳周兵至
輒倉皇而去旻衰老力憊伏馬上馳驟殆不能支僅
得循他道以歸是役也袞以旻不用其言按兵西偏
不戰獨全軍而返將兵屯代州至周軍復大至代州
防禦使舉城降袞亦奔歸遼復遣撻烈來援而亦
無能爲力矣金地理志晉城有巴公鎮在澤州北四

十里五代史東漢主引兵至高平陳於高原又以中軍陳於巴公原周主自將兵禦之戰巴公原漢兵敗績高平縣志橫澗橋在縣南三里橫澗河上橋外有地曰輪塲周世宗敗北漢主劉崇於此明陳灝詩飛梁千尺接雲梯是其地

五代史漢臣傳漢與韓仁誨參機務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也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爲人驍勇而好使酒嘗因醉怒仁誨拔劍欲殺之左右皆奔走仁誨植立不動無懼色紹光擲劍于地撫仁誨曰汝有器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七

量必富貴非吾所及也仁誨後棄紹光去還鄉里事母以孝聞漢高祖爲河東節度使周太祖居帳下時時往過仁誨與語甚懽每事有疑卽從仁誨質問仁誨所對不阿周太祖益奇之漢興周太祖爲樞密使乃召仁誨用之累官至內客省使太祖破李守貞於河中軍中機畫仁誨多所參決太祖入立以仁誨爲大內都點檢恩州團練使樞密副使累遷宣徽北院使出爲武寧軍節度顯德元年拜樞密使世宗攻河東仁誨畱守東都明年冬以疾卒世宗將臨其喪有

司言歲不利臨喪世宗不聽乃先以桃茱而臨之仁
誨自其微時常爲太祖謀畫及居大位未嘗有所聞
而太祖世宗皆親重之然亦能謙謹好禮不自矜伐
爲士大夫所稱贈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諡曰忠正

乾祐中李守貞反於河中郭威謀於馮道道曰君知
博乎威少無賴好搏博以道譏之艱然怒道曰凡博
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不善博所以敗者勢
也今合兵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悟謀以遲
久困之乃與諸將分爲三柵威柵城東常思柵城北
晉乘蒐略卷之十九

壘

白文珂柵城西而闕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
三柵守貞出兵壞長城威輒補其所壞守貞輒出爭
之兵常失十三四如此逾年守貞城中兵無幾而食
又盡乃督將士四面圍攻河中羅城陷三叛平

後周廣順元年北漢乾祐四年也郭威稱皇帝改元
廣順國號周北漢主遣其子承鈞將兵伐周乞師契
丹言本朝淪亡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契丹以兵
至會攻晉州王晏閉關不出設伏城上并人以爲怯
競攀堞而登晏麾伏兵擊之顛死者甚衆又環城三

面置寨晝夜力攻不克時大雪契丹兵野無所掠思歸北漢兵燒營夜遁惜不用葉元福之言蓋師老而倦歸其氣已衰竭而不復振故窮追可以奪氣兵之奇而正也

廣順二年二月府州防禦使折德辰克尙嵐軍以兵戍之初北漢遣兵寇府州防禦使折德辰敗之遂進取尙嵐明年北漢兵復攻府州折德辰拒戰破殺漢兵二千餘人十二月漢將喬贊率兵復入德辰以州兵擊走之按是時崇屢爲折德辰所挫府州與偏頭隔河崇數遣兵侵掠不能進尺寸地置雄勇鎮城偏頭砦以防之德辰復進取尙嵐軍以扼其背已據太原之北門崇雖別置寧化軍爲守備而力不能勝崇於此已有支詘之勢矣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齒

廣順三年府州折德辰合蕃部攻圍麟州北漢麟州刺史楊崇訓舉城降以爲麟州防禦使詔崇訓等告諭軍民盡遣人守禦道路口岸不得與河東通往來麟州盤塘對渡卽興縣黑峪口岸蓋守合河之津而絕其去路也

廣順初韓通爲太原北面行營部署同河中王彥超
出晉州道擊劉崇通并州太原人以勇力聞漢祖置
帳下從討杜重威有功漢初擢檢校左僕射周祖伐
河中知通謹厚命自隨攻戰先登身被六創周祖嘉
嘆委以心腹及入汴甚有力焉廣順中以功出鎮保
義至是爲北面行營部署督師進擊北漢穴地道攻
之會班師而止移鎮曹州檢校太保開胡盧河城李
晏口又巡北邊自浮陽至淤口通瀛莫初克益津關
以爲霸州役濱棣氏數千之命董其役師還以檢校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全

太尉同平章事陳橋之役通在殿閣聞有變惶遽而
歸軍校王彥昇遇於路策馬逐之通馳入其第未及
闔門爲彥昇所害妻子皆死太祖詔贈中書令以禮
收葬通性剛而寡謀號韓瞠眼其子有智略號橐駝
兒常勸通早爲之所通不聽後太祖見通及其子晝
像於開寶寺壁遽命去之

周世宗顯德元年北漢乾祐七年也北漢主以契丹
兵擊周周主自將與漢戰於高平周將樊愛能何徽
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卒千人降北漢樓煩人白重

贊與李重進率所部力戰周主自督親軍躬犯矢石
合勢薄之宿衛將趙匡胤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
何得不致死乃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
一當百北漢兵大敗崇單騎遁歸由此喪氣不敢復
出愛能等聞捷與士卒稍稍遁歸周主以軍法悉斬
之先時太原旬日無烏旣而聚澤路山谷間集於林
木壓樹枝折至崇敗還烏始歸巢得氣機之先矣

顯德元年四月世宗簡閱諸軍趣晉陽因高平之戰
始知其弊募壯士以充宿衛自以違衆議破北漢兵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矣

銳意進取劉旻自高平歸收散卒繕甲兵完城塹以
備周遼將楊衮將其衆北屯代州周主至太原城下
旗幟環城四十里嵐憲沁及汾遼忻代守將以次叛
附於漢五月遼遣南院大王撻烈來援北漢使遼屯
數千騎於忻代間爲援兵周遣符彥卿擊之彥卿入
忻州遼師退保忻口撻烈敗彥卿於忻口周將史超
遠戰死晉陽城方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步圍之三
匝百計攻之旬餘不克彥卿旣數爲遼所挫彥超復
以身殉周於是徵懷孟蒲陝丁夫數萬亟攻晉陽會

大雨士卒皆罷糧運亦不繼世宗以卒伍疲病糧運艱難又聞忻口之師不振數日憂沮不食遂決意南旋班師引還藥元福言進軍易退軍難世宗曰一以委卿遂部分卒伍爲方陣而南南轅反旆惟數百騎間之以步卒千人長槍赤甲銜趨捷跳梁於城隅晡晚殺行而抽退元福以麾下爲後殿崇果出兵來追擊走之時屬郡雖降而都府未克周師旣退其地復爲漢有初世宗但欲耀兵於晉陽未議攻取及入境北漢民爭以食物迎勞泣訴劉氏賦役之重願供軍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七

需助攻晉陽州縣繼有降者世宗始有兼并之意旣而軍士稍出剽掠北漢民失望保山谷以自固按史稱世宗簡閱諸軍故士卒精彊所向克捷五季之主多剝其民而紓於軍世宗則嚴於軍而寬於民得柄制輕重之權其言曰兵務精不務多奈何腹民膏血養此無用之物選銳斥羸士氣自倍而偃蹇不用命者鮮矣其至晉陽禁止軍士剽掠善撫農民遣李穀詣太原計度芻糧安民恤兵不遺餘力歐陽公五代史稱世宗明達英果議論偉然此其倫也又稱世宗

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規模宏遠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史家猶譏其輕社稷之重僥倖一勝於倉卒而不知其料強弱較彼我乘述律之殆乘不可失之機爲明於決勝可稱雄傑然以世宗之英武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名震懾夷夏而自攻晉陽不克引軍還不復北上而南向者何也豈以北向無功敵勢方盛爲持重以挫之與高平之戰世宗身先士卒馳犯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先

其鋒所至披靡士氣益振自不以北漢彈丸之地懼損軍威蓋是時天下初定人心易搖契丹耽耽南下愈入愈深自晉漢以來割地稱臣貪心未厭又假卹患之義爲吞噬之謀使北漢早入版圖則敵鋒我獨當之南唐未服腹背受敵是以自將伐唐攻濠泗取揚泰據靜海楚州復以水軍臨江擊之至唐盡獻江北地而後還而不懼契丹之南侵以北漢爲籬籬而綴其勢也他日趙普語太祖亦用其謀姑以存劉氏血食寄意所見略同矣

後周世宗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詔艾穎等分行諸州均定田租因農務稍暇令百姓自通手實狀又令里正書手等傍爲穩審竝不遣官吏擅到村鄉略無欺隱除去逃荒其餘頃畝取兩稅元額通計七縣沃瘠一例作分抽稅蘇氏曰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旣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世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五

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晦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挾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爲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爲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

周世宗徵華山陳搏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
以道治天下爲務安用此爲帝重其人語諭州縣常
存問之胡氏論曰知人實難陳搏之蘊非世宗所知
也知其爲隱者方士而已飛升黃白之問陋矣搏以
治天下對已發其端而世宗不能訪以治道何異梁
武見達摩覲面不識也雖然搏有雄志傑才而非儒
學之逸民其自爲者旣與呂洞賓之徒相期於汗漫
之遊人之聞之亦謂其有神仙之術而已此所以來
飛升黃白之問也象數之學至邵康節而大備康節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前卷

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而伯長得之於
希夷者也君子表康節所傳自伯長而下而不稱希
夷則以穆李皆儒者故也自伯長而上第曰推其源
流遠有端緒而已而不與儒者同流可知也按世宗
爲五季以來傑出之賢主歐陽公亟稱之廢天下佛
寺毀銅佛像鑄錢以正人心而問飛身黃白之術於
搏殆別有微旨而非凝滯於是也至搏以治天下爲
對其經緯一世願見太平之意隱具言外蓋賢而托
於隱者世皆稱希夷先生不可以象數之學概之也

顯德元年世宗戰高平張永德厲兵分進轉敗爲功
永德字抱一并州陽曲人事繼母劉以孝聞周祖初
爲侍御史與其父穎善乃以女妻永德周初加駙馬
都尉旋擢殿前都指揮至是世宗戰高平樊愛能何
徽退衄永德奮身赴戰大捷還駐上黨世宗晝臥帳
中召永德曰前日之戰主將殊不用命吾將案之以
法永德曰今止固守封疆則已必欲開拓疆宇威加
四海宜痛懲其失世宗擲枕於地大呼稱善翌日誅
二將以徇軍威大振進攻太原永德與符彥卿史彥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堯

超北控忻口契丹援兵至彥超戰沒繼敗其衆二千
餘衆遁去師還徙義成軍後領軍攻淮泗屢有戰功
宋初加兼侍中時并汾未下太祖密訪其策永德曰
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爲援未易取也臣以每歲
多設游兵擾其農事仍發間使以謀契丹絕其援然
後可下也上然之永德明天文術嘗與僚佐會食有
報遼兵寇州境者永德用太白萬勝訣占之語坐客
曰彼雖以年月便利乘金而來反值歲星對逆兵家
大忌必敗未幾折御卿捷報至衆始歡伏帝每訪以

邊要移鎮彰德以耄還鎮卒年七十三

周顯德元年前上黨人王得中奉詔賀述律卽位還太原復遣送遼將楊衮還因乞師遼穆宗令得中歸報許發兵救晉陽得中返自契丹至代州桑珪捕得中械送於軍周世宗問契丹兵何時可至得中曰臣受命送楊衮他無所知或謂得中曰契丹許公發兵而公不以實告契丹兵且暮至公得無危乎得中太息曰吾食劉氏祿有老母在圍中若以實告周人必發兵據險而拒之如此家國兩亡吾獨生何益不若殺身以全家國所得多矣居數日契丹敗符彥卿於忻口周世宗責得中欺妄縊殺於軍史稱得中乃心故主不以貪生賣國事節莫大焉視衛融之初以慷慨就死後卒授職宋廷郊禋獻賦者相去遠矣

周顯德元年帝自上黨趨晉陽七日而至晉陽城下楊衮疑北漢代州防禦使鄭處謙貳於周召與計事欲圖之處謙知之不往衮使胡騎數十守其城門處謙殺之因閉門拒衮衮奔歸契丹契丹主怒其無功囚之處謙舉城來降置靜塞軍於代州以處謙爲節

度使契丹數千騎屯於忻代之間爲北漢所援符彥卿將步騎萬餘擊之彥卿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遊騎時至忻州城下彥卿與諸將陣以待之彥超將二千騎爲前鋒遇契丹與戰李筠引兵繼之彥超恃勇輕進去大軍浸遠衆寡不敵爲契丹所殺筠僅以身免彥卿退保忻州尋引兵還晉陽

顯德元年府州防禦使折德晟將州兵來朝復置永安軍於府州以折德晟爲節度使前此乾祐三年罷永安軍至此復置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五

北漢乾祐八年北漢主旻殂於晉陽子承鈞嗣時太原疲敝民不安業逃入周境者甚衆崇憂憤成疾悉以國事委其子承鈞鬱懣而卒契丹遣使冊命承鈞爲帝更名鈞鈞性孝謹旣嗣位治事克勤民安之

顯德三年北漢葬神武帝於交城北山廟號世祖皇輿圖考交城山在縣北一百二十里故交村古交城治此方輿紀要交城縣東北百里當孔水汾水交流之處隋取以名縣者也漢主鈞葬其父崇於交城北山卽此地紀太原縣西南三十里天龍谷中有北漢

劉氏墓碣題大漢英武皇帝園陵八字明宏治間爲
寺僧所毀今存石香亭舊唐書交城縣西北有古交
城縣初治交山天授元年移置却波中卽今治也寰
宇記交城縣西北四十里有大通監管東西二治東
治在綿上縣西治在交城北山義泉社

周顯德四年北漢天會元年也十一月遼北漢會兵
攻周潞州不克而還北漢主自卽位以來方安集境
內未遑外略契丹遣其大同節度使崔勳將兵來會
北漢欲同入寇北漢主遣忠武節度使李存瓌將兵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五

會之南侵潞州至其城下而還北漢主知契丹不足
恃而不敢遽與之絕贈送勳甚厚猶欲倚之以爲聲
援也

周顯德五年潞州帥李筠擊北漢石會關拔其六寨
關蓋北走晉陽之陘道也方輿紀要石會關在榆社
縣西北又西卽武鄉之昂車關爲扼要之處唐置關
於此

北漢天會元年承鈞嗣位始易乾祐年號改元天會
創建七廟於漢祖舊地號顯聖宮鈞勤於爲政愛民

禮士境內粗安周李筠不附宋舉兵鈞率師赴援大敗而歸折德辰以府州兵破并軍於沙谷砦又攻下河市鎮擒鈞衛州刺史楊璘北漢於斯時內外受敵矣

周顯德五年二月北漢攻周隰州不克隰州刺史暴卒建雄節度使楊廷璋謂都監李謙溥曰今大駕南征隰州無守將河東必生心若奏請待報則孤城危矣卽牒謙溥權隰州事謙溥至則修守備未幾北漢兵果至攻城久不下廷璋度其疲困無備潛與謙溥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五

募死士夜襲其營北漢兵驚潰解去謙溥并州孟人性慷慨重然諾通左氏春秋周廣順初爲供備庫副使征劉崇遼州刺史張乙堅壁不下謙溥單騎往說之乙以城降擢晉州兵馬都監以偏師入河東境頻致克捷至是以大寧不可闕守語節帥楊廷璋卽署謙權隰嚴飭守備凡八日并人果來寇拒却之後旬餘復攻城謙溥與廷璋夾擊并人悉遁明年攻破孝義縣建隆四年移謙溥慈州兼晉隰緣邊都巡檢行石州事以興同砦爲治所會命四路進兵孫延進等

出陰地以謙溥爲先鋒因畫攻取策諸將共沮之不
用軍還次白壁關謙溥請嚴備亦不聽乃獨令所部
擐甲俄追騎至獨拒戰并人引退移隰州刺史征太
原爲汾州路都監親征晉陽又爲東砦都監党進遣
伐木西山并人逼西砦大將趙贊禦之不退謙溥亟
麾所部赴之太祖遽至怪赴援者非精甲問之乃謙
溥也甚喜謙溥在州十年敵人不敢犯境有招收將
劉進勇力絕人撫之甚厚得其死力恒以少擊衆并
人患之尋遷濟州團練刺史後邊將失律復以爲晉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高

隰緣邊巡檢使邊民喜爭迎勞於道左六年領兵入
太原連拔七砦以疾求歸卒年六十二上痛惜之賻
贈有加

顯德初河中節度王彥超下石州彥超引兵趨石州
城下親執鼓乘城躬冒矢石數日下之擒其守將安
彥進石州旣陷嵐有唇亡之患於是嵐州刺史郭言
舉城降憲州刺史韓光愿沁州刺史李廷誨先後俱
降忻州監軍李勅殺刺史趙阜降時皆以太原十州
當天下之兵爲危地故人無固志望風而靡也

北漢天會元年北漢主李鈞城偏頭砦於韓廣嶺之上卽今偏關地也皇輿圖考偏頭關在河曲縣北一百十里古武州地東連鴉角西通黃河其地東仰西伏因名偏頭黃河對岸卽府州今府谷縣地折氏世守處也故北漢城偏頭以謹界疆明蔡可賢詩山後山前十六州天涯盡處是偏頭雲間大漠風沙走水折長河日夜流

天會中北漢不得志於宋請契丹入援屢爲宋師所扼鈞自援李筠狼狽敗歸旦夕懼宋師至宋祖嘗因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五

界上謀者謂承鈞曰若有志於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君與周氏世仇我與爾無所間何爲因此一方人也承鈞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當中國之十

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笑謂謀者曰爲我語承鈞開爾一路以爲生故終其世不加兵史稱承鈞懼劉氏之餒而保一隅以圖存其志足悲高平之敗僅以身免所不亡者天耳歷四君卜年三十非盡人力也然以十二州一隅之地而抗天下百萬之師大小強弱不待智

者而後知其難也宋亦非聞承鈞懼漢氏不血食之言遂足回其心也特以天下初定畱以捍北來之衝耳往時宋帝謀取太原趙普進言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旣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不如俟削平諸邦而後定太原帝是其言此北漢所得偏安三十年也五代史職方考唐以太原爲西京其軍曰河東嵐州之羊腸倉備軍儲水經注汾陽積粟所在是也北漢時嵐州供征調劉崇據十一州軍賦與周抗衡倚契丹爲援也自晉以來起并代者必倚契丹爲援崇之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頁

稱帝於晉陽也傾心事契丹凡有所爲必稟命而行高平之役以不能用遼將楊衮之言而致敗衮按兵不戰獨全軍而還此漢之不能倚契丹爲用也及承鈞繼事宋受禪李筠拒命臣於北漢承鈞將兵赴援宋大破筠兵筠赴火死承鈞懼引歸遣從子劉繼文如遼遼拘之不遣遣書來責擅改元援李筠殺段常三罪自是契丹使不來羣臣悉以使北爲懼此契丹之不爲漢用也五代之君諂事契丹至於削地稱臣貽累後世北漢亦踵覆轍矣

北漢天會中王景純還太原至境上會北漢睿宗據太原嘆曰天下將定以區區一方拒天下兵此危國也遂止不進就潞州帥幕府後不復作吏北漢亡入宋景純太原人以家世儒者不因材武進南遊以文章砥礪名聞於時

北漢廣運元年北漢司空郭無爲弒其主繼恩而立其弟繼元改元廣運十國春秋北漢劉繼恩立六十年而遇弒繼恩本姓薛父釗娶崇女崇位通顯釗罕得見其妻一日乘醉求見卽引佩刀刺妻妻奮衣得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五

脫釗自刎繼恩尙幼鈞養爲子遂冒姓劉鈞改元天眷以繼恩爲太原尹鈞歿嗣位初鈞以繼恩庸懦不堪付託常與郭無爲言之無爲亦以爲然及繼恩立知其事欲誅無爲畏懦未決供奉官侯霸榮多力善射走及奔馬嘗爲盜并汾間謀持繼恩首獻宋稔知繼恩獨處勤政閣左右親信皆在太原無得從者乃白晝挺刃而入反扃其門繼恩繞屏環走霸榮以刃堪胸弑之無爲遣卒登梯入殺霸榮立其弟繼元并人謂無爲授意霸榮又殺之以滅口也繼元本姓何

薛釗死崇以女再妻何氏生繼元何死鈞並養爲嗣至是襲位遣使告卽位於遼時李繼勳屢破北漢兵仍乞遼師遼主遣耶律塔魯將諸道兵救之宋主亦遣使詔諭北漢主令降授平盧節度又別賜郭無爲詔許以邢州節度無爲得詔色動勸北漢主納欵北漢主不從會李繼勳等聞遼兵將至皆引歸北漢因大掠宋晉絳二州

宋建隆元年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會北漢伐宋筠太原晉陽人避周世宗諱改名筠初宋遣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頁

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方延使者置酒張樂筠遽索周太祖畫像懸壁涕泣迸至賓佐殊惶駭告宋使曰令公被酒失其常幸勿爲訝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遂起兵令幕府爲檄數宋主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于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北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謁于太平驛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周世讐不悅其說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謀

多不協乃畱守節守潞而自引衆南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之宋主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筠五月宋主自帥大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宋主先于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卽日平爲大道遂與石守信等會大敗筠衆于澤州南之碾子谷殺盧贊筠走保澤州宋主列柵圍之攻益急城垂危筠有愛妾劉氏謂筠曰孤城危蹙破在俄頃今誠得馬數百與腹心潰圍出保昭義求援河東猶愈於坐待死也筠然之以是夕將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頁

出或謂一發則刼而降筠猶豫不決及明日宋將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城陷劉欲俱死筠以其有娠麾令去筠赴火死隨進兵潞州守節降北漢主懼而歸宋獲衛融請死宋主怒以鐵撻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宋主曰忠臣也釋之以爲太府卿按十國春秋繫筠以漢傳嘉其捐軀舊主矢志靡他人皆樂得爲之臣而以其臣子漢也筠每因名爲諧語曰李筠李筠玉帛云乎哉語雖調謔意固有屬矣心性至暴而事母甚孝每怒

將殺人毋屏風呼筠筠趨至母曰聞將殺人可免乎
遽舍之本心固不昧也然當初起附漢時有以河東
終未得力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
東向爭天下爲言者筠不能用而曰吾周朝宿將禁
衛皆舊人必倒戈歸我况有儋珪搶潑汗馬何憂天
下哉當大勢已去之日猶思宿舊倒戈儋珪匹夫之
勇駿馬潑汗之微而倚爲長城則何俟太平驛見北
漢之兵衛寡弱而後悔其不可中止哉然其志節固
不可沒矣皇輿圖碾子谷在澤州南二十里卽宋太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章

祖遣石守信破李筠處

宋乾德元年北漢以郭無爲同平章事初北漢主自
潞州敗歸曰懼宋師至嚮用文學之士以趙文度爲
相又召抱腹山人郭無爲及五臺山僧繼筠參議國
事未幾文度無爲議論不協北漢主出文度守汾州
無爲獨相機事悉以委之契丹數遣使責其不稟命
勢力窘弱憂憤成疾而卒養子繼恩嗣位九域志北
漢主以僧劉繼容知國政繼容遊華巖嶺見地有寶
氣乃於祁縣東六十里團柏谷置銀場募民開採後

置寶興軍於此通志介休縣西南四十里綿山之奧崖名抱腹一名靈官仙窟羣峯環繞澗水匝流石梯峻險松柏交加形如抱腹巖西有蜂房泉石勢倒垂玲瓏百竅形若蜂房泉從中滴五代史五臺山僧繼筠爲劉承鈞鴻臚卿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蓄以佐國用五臺當遼界上繼筠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又於柏谷置鐵冶募民取鑛烹銀以輸劉氏仰以足用其治建寶興軍

乾德四年北漢侵安國軍羅彥瓌追敗於壽陽之靜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五

陽鎮擒其將鹿英彥瓌太原人父全德晉沁州刺史彥瓌蔭補內殿直以功遷興順指揮使後契丹命送廐馬千匹赴幽劔至元氏聞漢祖起以馬歸太原太祖定縣改都軍須領眉州防禦使從平澤潞破李筠衆於碾子谷至是出鎮安國從破樂平軍樂平據太原上游山形險隘西馳陽曲東出井陘彥瓌獲勝於此已入太原之門矣方輿紀要靜陽鎮在樂平縣東南九十里名勝志太行山麓有碗子城兩崖壁立中有城如鐵甕相傳宋祖肩石處上有清曠亭

宋乾德元年七月安國軍節度使王全斌等率兵入太原境以俘來獻給錢米以釋之全斌并州太原人其父事唐莊宗爲岢嵐軍使私畜勇士百人莊宗召之懼不敢行全斌時年十二請以已爲質果獲全因隸帳下同光之難近臣宿將皆遁全斌猶與符彥卿等居中拒戰宋初會軍進討李筠與慕容延釗由東路會大軍進討以功拜安國軍節度使乾德二年伐蜀拜忠武軍節度西川行營累戰有功至克利州趨劍門時京城大雪帝設氊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視事謂左右曰我被服若此體尙覺寒念西征將士衝犯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黃門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偏及也及克劍州降孟旭全斌入成都旬餘劉廷讓等始至兩軍不協旋有全師雄之擾分兵招輯賊衆始息召全斌還責授崇義軍觀察畱後開寶末召諭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授武寧軍節度使仍以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賜之至鎮數月卒年六十九贈中書令天禧二年錄

其孫永昌爲三班奉職全斌輕財重士不求聲譽寬
厚容衆軍旅樂爲用黜居山郡十餘年怡然自得識
者稱之

宋開寶元年九月李繼勳敗北漢兵於銅渦河進薄
太原初宋主語劉鈞開爾一生路終鈞之世不加兵
至是聞其卒遣李繼勳以禁軍伐之北漢主至宋兵
已入境乃遣劉繼業馬峯等領軍扼團柏谷峯至銅
渦河繼勳前鋒將何繼筠擊破之遂乘勝奪汾河橋
敗其衆於太原城下夾延夏門擒漢將張環石贊會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一

遼兵來救乃引去先是宋使諜者惠璘僞稱殿前指
揮使負罪奔北漢郭無爲知其謀使爲供奉官及宋
兵入境璘卽奔赴嵐谷候吏獲送太原北漢主使無
爲鞫之無爲釋不問李超上其事無爲并殺之無爲
反形已昭著於此魏書地形志洞渦水出平定州壽
陽縣西流至太原縣南入汾四水合道故曰同過圖
志團柏谷在祁縣白圭鎮南去縣三十里亦曰團柏
鎮鎮東隆舟城卽劉繼元築以拒周戍者方輿紀要
嵐谷廢縣卽今岢嵐州治也唐初爲岢嵐軍長安三

年分置嵐谷縣後復置岢嵐軍廢嵐谷縣升爲州

開寶二年二月宋主自擊北漢三月圍太原初李繼勳等還宋主謀再舉以問魏仁浦曰朕欲親征太原何如仁浦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重之宋主不聽命繼勳等將兵先赴太原以光義爲東京畱守自將發汴三月至太原築長連城圍之立砦于城四面繼勳軍于南趙贊于西曹彬軍于北黨進軍于東北漢劉繼業等乘晦突門犯東西砦戰敗而遁宋主又命壘汾晉二水以灌城漢人大恐郭無爲復勸北漢主出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五

降漢主不從因宴羣臣痛哭于庭曰奈何以空城抗宋百萬之師引佩刀欲自殺漢主遽降階執其手止之蓋色動於節帥之詔而故爲危急以動衆也

開寶二年夏四月遼復救北漢宋主度遼人必由鎮定救太原又聞其分道自石嶺關入召何繼筠逆擊以奪其氣繼筠遇遼兵於陽曲大敗之斬首千餘級宋主命以所獲遼俘列城下皆震恐不寧憲州判官史昭文嵐州刺史趙文度各以城降閏五月太原圍久不下宋將石漢卿等戰死北漢兵亦屢敗遼復遣

南大王者將兵援北漢宋東西班都指揮使李懷忠
曰敵勢已困若選勁兵急攻破在旦夕都虞侯趙廷
翰請先登宋主壯之俾率衆攻城戰不利懷忠中流
矢幾死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上書請
班師宋主以問趙普普亦以爲然乃分兵屯鎮潞徙
北漢民萬餘戶于山東河南而還北漢主籍宋所棄
軍儲得粟三十萬茶絹各數萬喪敗之餘賴此少濟
開寶二年閏五月宋師引還北漢郭無爲伏誅太原
之圍南城爲汾水所陷郭無爲謀出降因請自將夜
擊宋北漢主信之選精騎千人付無爲自登七夏門
送之無爲行至北橋值風雨晦冥而止至是闔人衛
德貴告其事且言無爲獻地之謀蹤跡屢露反狀明
白不可赦北漢主乃殺之以徇於軍

開寶三年春正月遼遣北漢使者劉繼文等歸先是
遼所畱北漢使者凡三十六人至是遼主盡厚禮而
遣之仍移書北漢主以劉繼文同平章事繼文魁梧
有氣局沉毅寡言久畱于遼遼主甚敬禮之及歸乘
國政左右害其寵多譖毀之北漢主乃出爲代州刺

史

開寶七年宋遣李重進將兵出土門擊北漢李重進
奏敗漢兵於百井昭義節度使李榮奏擊北漢拔遼
州獲其刺史張丕方輿紀要并鎮以陽曲縣有百井
也今設百井馬驛於此輿程記柏井馬驛東去故關
四十里

北漢廣運三年宋兵圍太原宋祖親督師前軍敗北
漢軍於太原城下遼師來援時何繼筠屯兵陽曲縣
驛召至行在授以方略謂之曰翌日旁午俟卿來奏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真

捷也至期上御北臺以俟見北來一騎逆問乃繼筠
子來獻捷也并人恃遼爲聲援及奏捷命以所獲首
級器甲示城下城中喪氣遣偏師圍嵐州知嵐州趙
文度危蹙以城降宋祖觀兵城南築長連城以陳永
昭言壅汾水灌城五月戊申雉圯水注城中上遽登
堤觀俄而城中兵自西長連城出將焚攻戰具諸軍
擊走之夜半傳呼劉繼元降趙璘曰受降如受敵不
可中夜輕出使伺之果謀者也時宋師屯甘草地會
暑雨疾作班師按北漢自承鈞嚮用文學而華士牽

引附進以辭采爲風流以清談坐嘯爲高雅處偏安之局當危敗之時而進用浮薄險歆之士如醫者之治病人之氣已虛弱而進疏散之劑以伐其元鮮有不立斃者趙文度號稱文學又捷給善戲謔得侍近御至相位其以嵐州降也母尙在太原而不恤波及甘心叛附於敵忘親從逆絕無天性之愛罪莫大於此同時李暉由嵐州從事游歷司空母在鄉里不知存亡日以奕棋沉飲爲務嘗與僧奕棋繼元撤局切責之而奕如故太宗克太原暉爲殿中監始知母亡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五

卒不成服其忘親忍恥與文度如合一轍居然自詡儒雅覲事二主世薄文士無行此尤其最下者昔衛融就擒太祖責以勸鈞舉兵助筠融曰犬吠非其主陛下縱不殺臣臣亦不爲陛下用終當問道走河東及將就戮曰大丈夫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死正得所爾融雖終入宋廷而其始慷慨就死至鐵搥擊首血流被面而不撓文度與暉視此猶出其下更爲文士之恥矣通志甘草地在大原縣瓦窰頭迤南一帶今其地尙宜甘草

宋紀帝臨晉陽城命築長堤決晉祠水注之砦城四面北引汾水灌城朱彝尊云自智伯決此水灌晉陽而宋太祖太宗卒用其法定北漢蓋汾水勢與太原平而晉水高出汾水之上決汾水不足以拔城合二水而後城可灌也宋師壅二水灌城水自城門入有積草自城中飄出塞之師退繼元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落而城多圯契丹使者韓知璠時在太原歎曰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不知其二若先浸而後涸則并人無遺類矣蓋水壅城城卽藉水力植立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夏

旣浸而忽涸則虛陷不能自衛物理自然之勢也北漢廣運十二年宋太宗自將伐漢命潘美等分兵圍汾沁嵐諸州帝至太原督諸軍圍城遣郭進扼石嶺關斷契丹援路契丹果至敗之于關南繼元復遣健步間道賫蠟丸帛書乞師契丹進得之徇于城下繼元外援不至饑道又絕潘美等兵數十萬長圍四合自春徂夏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勢甚窮蹙并人猶欲堅守馬峯以興亡喻之乃降初太宗征繼元宋捷掌出納行在軍儲太宗見其姓名以爲師有必捷之

兆及至太原語諸將曰當以端午日置酒高會於太原及繼元降乃五月五日也劉崇自周廣順元年稱帝歷四主二十九年而亡繼元性殘忍在太原凡臣下有忤意者必族其家自太祖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紀而太原人猶爲死守亦足見民情之厚矣按北漢據有十州合河在其屬內繼元城偏頭於韓光嶺不能禦折氏之鋒勢亦蹙矣而非其人旋至覆敗郭無爲本縱橫家流不爲周祖所親隱太原之抱腹山以爲終南捷徑因段常得進而常卽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爲所害旋弒繼恩及太祖圍太原輒慟哭搖亂衆心至欲自拔以市於宋真傾危之士哉繼容市井無賴九品之下者而繼元皆委以腹心倚之如左右手不亡何待非以中令一言畱太原使當西北之衝奚俟王師再至哉十國春秋北漢睿宗故執事百司宿衛皆在太原府廨太原縣有舊府廨址

太平興國四年平太原命劉保熊知太原府改太原爲平晉縣太宗作平晉詩命從臣和焉又命撰平晉碑文以示後陸游筆記宋太宗下太原降爲并州廢

舊城徙州於榆次今太原則又非榆次地乃陽曲之
三交城晉大夫竇鳴犢城也城在舊城西北三十里
亦形勝之地本名故軍又嘗爲唐明鎮有晉文公廟
甚盛平太原後三年潘美奏改爲并州徙晉文公廟
以廟之故址爲州治又徙陽曲縣於三交而榆次乃
復爲縣事定後令康仁寶護劉氏親屬百餘人赴汴
所過續食賜京城甲第一區歲時優賚有加宋太宗
嘗謂近臣曰晉司馬昭以劉禪思蜀之對爲郤正之
言以戲侮之此可愍傷劉繼元朕所虜者待之若賓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客猶恐不慰其意爾局度寬宏太原十二州之所以
歸心也

